作者贴吧id：冥月渡我℃

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id=tb.1.2b31ed4b.hofr0P-aV4H6odZP2nogXA?t=1576067817&fr=pb

1.中长篇慢更（作者已坑）

【八雪同人】即使在十连休，雪之下也依旧可爱

http://tieba.baidu.com/p/6514448331

　　短篇

　　1.【八雪同人】秋名山AE86

　　http://tieba.baidu.com/p/6514603282

　　2.【八雪同人】秋名山AE86 After

　　http://tieba.baidu.com/p/6514608503

　　3.【八雪同人】雪之下生日短篇

　　http://tieba.baidu.com/p/6514534018

　　4.【八雪同人】短篇 梦

　　http://tieba.baidu.com/p/6514538115

　　5.【八雪同人】短篇 梦2

　　http://tieba.baidu.com/p/6514539530

　　6.【八雪同人】pocky game

　　http://tieba.baidu.com/p/6514546950

　　7.【八雪同人】来一起看恐怖片吧

　　http://tieba.baidu.com/p/6514551022

　　8.【雪团同人】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http://tieba.baidu.com/p/6514556097

　　9.【八雪同人】即使他们依然小吵小闹

　　http://tieba.baidu.com/p/6514580679

　　10.【八雪同人】但车速不会停歇

　　http://tieba.baidu.com/p/6514614211

　　11.【八雪同人】雪之下的日常也并不平静

　　http://tieba.baidu.com/p/6514564956

　　12.【八雪同人】「嘲鸫」「压抑」「救赎」

　　http://tieba.baidu.com/p/6514570462

　　13.【八雪同人】黄昏

　　http://tieba.baidu.com/p/6514573216

小剧场

http://tieba.baidu.com/p/6514623629

http://tieba.baidu.com/p/6514617840

短篇

【叶雪同人】叶山隼人终会且行且寻

http://tieba.baidu.com/p/6538947797

短篇

【八雪同人】雪之下！辣食！苦手！

http://tieba.baidu.com/p/6566616571

短篇

【同人】或许是雪父和妈妈乃的故事

http://tieba.baidu.com/p/6597235097

小剧场

【line小剧场】我们仍未知道那天两人闲聊的内容

http://tieba.baidu.com/p/6608856985

短篇

【或许，这是他和她还有他们的以后】

https://tieba.baidu.com/p/6655197320

【八雪同人】即使在十连休，雪之下也依旧可爱

　　①果不其然地，雪之下会喜欢上野动物园

　　高三开学才不过一个月，日本人民就此迎来了七十年来最长的假期——没错，整整十天的超长连休！

　　按惯例，每年的4月末至5月初是日本的传统“黄金周”，因为这一周有4个日期相近的节日——4月29日“昭和之日”、5月3日“宪法纪念日”、5月4日“绿之日”和5月5日“儿童日”。而且，今年新天皇登基的5月1日也是节日。根据日本法律规定，当两个节日之间夹着一个工作日时，该工作日也自动成为法定假日。所以，夹在两个节日中间的4月30日和5月2日也自动变成法定假日。再加上周六、日(4月27日和4月28日)以及换休日(5月6日)，一连串的假期combo简直让人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果然…不用上学和工作的日子…最棒了！

　　「喵…！」

　　十连休的第一天，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的我伸了一个懒腰如此说道。不远处窝在冰箱上的卡玛库拉应和着喵了一声，话说是猫都喜欢窝在暖和的地方呢。

　　「哦！卡玛库拉也这么认为的对吧？」

　　「笨蛋老哥，卡玛库拉是嫌你吵到他睡觉了才是吧。」

　　在厨台边上准备早饭的小町没好气地回答道。

　　「我说啊…欧尼酱。十连休有约雪乃姐去哪玩儿嘛？」

　　「唉？没…没有吧」

　　「哈……啊？」

　　小町拖长了声音，停下了手中正准备的早饭转过身，假带着训斥的口气对我说道:

　　「你是哪来的废柴老哥啊？约会啊！约会！这么难得的连休可是加深和雪乃姐感情的好机会哦！笨蛋！傻瓜！八幡！」

　　「都说了八幡才不是骂人的话吧！就算是小町这么说欧尼酱也是会难过的哦！而且…呃…之前也才去雪之下家吃过晚饭的吧。」

　　被小町这么一说得我有些脸红，没有分量地反驳着。话说毕竟交往了这么可爱的女朋友，约会什么的也不是完全没想过就是了。只是我个人之前可是孤高的独行侠，筹划和女孩子约会的经历…完全没有！倒不如说我是连一起去看电影都会分开看想看的的那种类型，嗯，不愧是我

　　「哼呜…！」

　　 小町似乎是被我气得噎住一般，狠狠瞪了我一眼便放下了手中的事，径直走回了房间，许久没有动静。

　　该不会真是被我气到了吧？不应该吧？按照我对小町的了解这个丫头八成是在预谋着什么吧？突然感觉背后有点凉凉的感觉。

　　正在我想着时，小町神色平静地从房间走了出来，手中还比划着智能手机。而我总觉得…有种不详的1预感呢，大概。

　　「啊？！糟糕了！小町订的两张动物园的门票居然是明天的？！可是小町明天得去参加补习班，爸爸和妈妈也出去旅游了，这个时候要是有个闲人可以用掉它就好了…啊！欧尼酱！给你！」

　　突然小町夸张地如同演戏一般惊呼出声，并且把手机塞到我面前。喂！这是哪来的话剧演员啊？话说订单信息显示的可是刚才才买的票哦！

　　「嘛？小町妹妹，耍花招可不是好孩子的行为哦！…呜呃！」

　　「浪费也不是好孩子的行为哦？」

　　小町露出了好像威胁一般的表情，并且把手机狠狠地按在我的脸上。

　　「痛痛痛…！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去的啦！」

　　吃痛的我只好接过手机，无奈的接受了小町的委托。真是的，十连休还要工作，我是哪来的社畜啊喂？而小町一转刚才的神色，转而变为计谋得逞了的笑颜，回身去了厨台继续准备早饭头也不回地说道：

　　「呼呼呼…！欧尼酱记得要邀请雪乃姐一起去哦！」

　　「呜…我知道了啦！…这丫头…」

　　我挠了挠头看了看订单的详情。东京上野动物园，啊是那个有熊猫的动物园吧，总觉得雪之下的喜好早就被摸透了呢。

　　「唉…」

　　我叹了口气，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说才能邀请到雪之下那孩子呢？

　　饭后，我呆坐在房间中，手中攥着手机，楞楞地盯着屏幕，上面显示着“雪之下雪乃”的邮件对话框，输入栏跳动着的竖符似乎像是期待的精灵。我深吸一口气，缓缓得出出“午安，雪之下。明天要和我去约…”

　　「不不不…绝对不行的吧？话说这么直接的话会被当做性骚扰的吧？会被报警的哦…」

　　我赶紧摇着头按住了delete，删掉了对话框的内容。话说该怎么邀请女孩子约会啊？完全没有头绪啊？我认识的人里面有经验的吗？材木座？嘛…还是算了吧。

　　我苦恼地挠着头，不过这么犹豫下去也不是办法吧？总之先打个招呼再随机应变吧。这么决定着，我敲出了“午安，雪之下”几个字发送了出去。

　　「呼…那么接下来…」

　　我呼了一口气，正准备放下手机时， “叮！”邮件提示音响起。等一下？我才发出去的信息吧，雪之下连回邮件都是秒回吗？不愧是大小姐的礼仪。等等这不是重点吧，总之先看一下回复了什么。

　　“贵安，比企谷君。所以，有什么事吗？”

　　在我纠结着怎么回复的时候，输入栏的竖符已经跳动数十次了…嘛，总之先回复着吧？让女孩子而且是自己的伴侣等信息太久也不好。

　　“嘛…没什么事就不能给你发邮件了嘛？”

　　这么想着，就把敲出去的文字发了出去。那是什么啊…笨蛋一样？感觉就像明明没什么事却理直气壮地纠缠着班上美少女的不良少年…这是什么回复啊。我顿时觉得觉得窘迫不已…而且，这条信息发出去之后雪之下那边沉默了很久。喂？该不会是被嫌弃了吧？我甚至可以想象出手机那边雪之下看着信息冰冷的视线了哦，超可怕。

　　「啊…糟糕了啊。」

　　 我有点头疼地扶了扶额，就在这时手机“叮”的一声弹出了雪之下的信息。

　　 “也不是不行吧…毕竟是你这个家伙。但是比企谷君，你记得以后不要用这种小混混的口吻和其他女孩子说话哦，你的话一定会被告骚扰的吧。所以，有什么事情吗？”

　　啊，没事。看来还是那个正常的雪之下，托你的福我没有被警察抓去审问呢。而且不如说不愧是雪之下吧，一眼就看出来我确实有事情要说，只是邀请她去约会这种事…啊！该怎么说出口啊…？或许，直接了当的说比较好吧？于是，我手指僵硬地敲下了几个字。

　　「雪之下，明天和我去约会吧。」

　　看着聊天框发出信息，我先愣了一会儿，随后便意识自己刚刚发出去的话相当的露骨。啊，这个之前那个比有什么区别啊？笨蛋吗我是？太羞耻了！我仰倒在床上翻滚，拜托可以让时间倒流吗。

　　而雪之下那边像是陷入了许久的沉默，很久都没有回复的迹象， 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输入信息。

　　“那个…怎么说，就是我有两张上野动物园的门票，所以，我想明天和你一起去。”

　　“你看，因为是十连休嘛所以是很难得的机会…”

　　“嘛…上野动物园还有熊猫对吧？”

　　我奋力地解释着，感觉自己的脑袋已经因为紧张或者是羞耻而混沌了，虽然意识还保持着清醒，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但是行动方式上就像个未经人事的童贞…嘛，不是像而就是吧。

　　“叮”信息提示的声音。

　　“明天的话…可以哦。姑且问一下什么时候呢？”

　　「呼…」

　　再次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雪之下意外平静的答应了呢…姑且从结果上看还算顺利，我过载的大脑和方才慌乱的心跳也渐渐冷却下来，回复道：

　 “那就明天上午九点千叶站集合吧。”

　　“我明白了，那个…谢谢。”

　　「笨蛋…谢谢什么的」

　　虽然说起来方才反应如此激烈的我也是笨蛋才对吧？我挠了挠头望向窗外，四月底的樱花还在努力绽放着，像是在表述着春天还会继续下去。

　　“明天见，雪之下。”

　　最后一条信息发送了出去。

——Interlude——

　　“嘛…没什么事就不能给你发邮件了嘛”

　　比企谷君…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油腔滑调的话了？我抿起嘴唇，脸上有些发热，一定是光线太充足的缘故吧。不过，平时好像没什么机会用邮件交流呢，稍微逗逗他也没有关系吧？“叮”信息提示的声音。…唉？这是？

　　「雪乃酱？没关系吧？耳朵都发红了哦。唉？是不是在和比企谷君发邮件啊？让姐姐也看看嘛。」

　　 姐姐似乎注意到了对着手机愣住的我，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个女人就正要往我这边蹭。我下意识地翻过手机缩了缩身子道：

　　「和、和姐姐没关系吧？而且姐姐很碍事，快回去啦！」

　　「唉？小雪乃好冷漠，明明是难得的假期来找可爱的妹妹玩的说。」

　　「姐姐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而、而且我明天要去…明天会出门的，大概…」

　　稍微有些慌乱地整理好表情，将有些零散的发丝撩到耳后，不经意触碰到自己的脸颊…确实，有些发烫呢。

　　姐姐好像思索了一番，然后又露出了那种感觉看穿一切的戏谑的笑容，拉长了声调说道：

　　「嗨唉…？果然是比企谷君吗？小雪乃明天要和比企谷君？约会吗？」

　　「…姐姐！」

　　像是戳中了心事，我狠狠瞪了姐姐一眼。

　　「啊，好好。姐姐回去咯~小雪乃明天玩的开心哦！」

　　如此说着，姐姐似乎很开心地笑着，离开了公寓。

　　…………

　　 “雪之下，明天和我去约会吧。”

　　「笨蛋…」

　　我小声说道。

　　…………

　　十连休的第二天，千叶站。

　　「好多人啊…不愧是假期呢。」

　　 时间是八点五十，我稍微比约定时间提前了一些到达了千叶站。四月底的阳光并不像入夏那样饱满，反而在空气中散发着和煦的温暖，不时还吹来带有一丝凉意的微风。总之，是个好天气呢。

　　我不经意地瞥到了旁边商铺反光的玻璃，看见自己被风吹得略微有些乱的头发，下意识地打理起来。今天醒的格外早，出门之际还鬼使神差地好好打理了自己一番。简单的圆领白T，简单地在胸口处印着Aape，套着深灰色的Fragment的拉链连帽衫，下面是黑色的九分工装裤和为了舒适换上的经典款黑白帆布鞋。姑且，算是我比较值钱的行头了，而且黑灰白的配色虽然很低调不管是什么场合都挺适合，怎么说看起来也稍微有点帅气吧，不愧是我。当然那有些腐烂的眼神除外，超不搭的。

　　「啊啦…早，比企谷君。」

　　「啊？那个…早…」

　　 在我对着玻璃胡思乱想的时候，雪之下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我一惊，回应着边回头望去的，熟悉的身影就站在了我的面前。我不禁有些看愣了，连心跳都像是停了一拍，随后莫名的悸动蔓延开来。奶白色的长袖线织衣，下摆藏在黑色的低腰吊带连衣裙里。她肩挎着Issey Miyake 的手提包，腰间似乎是装饰又似乎是收束的细绳简单地在腰侧扎起一个漂亮的结花。裙摆下是纤细的小腿，踏着干净的小白鞋。她今天似乎化了裸妆，本来就白皙的皮肤显得有些红润，嘴唇大概是涂了唇膏而显得有些晶莹，如同草莓果冻一般。平时用红色发带随意束起的两缕长发，今天似乎精心编织起了两股小辫安静地垂在耳后。颈部的黑色锁骨链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银制装饰，在若隐若现的美人骨上摇曳着。

　　「…比企谷君？」

　　「啊…好痛！」

　　雪之下似乎发现了我盯着她看得有些愣神，举起小拳头轻轻锤在我胸口上，随即轻轻皱了皱小鼻子，瞪了我一眼说道：

　　「那个？稍微…有点害羞，被一直注视着的话…

　　「嘛…呀！抱歉！有些看呆了，那个什么…很可…很适合你…」

　　 那是什么？啊，好可爱！超可爱！不，不如说是可爱过分了吧？我快速晃了晃有点发晕的脑袋接下了话。但是好可爱这种话只能在心里说，好难说出口啊…总觉得说出口眼睛会更腐烂的。

　　「啊，啊？这样…谢、谢谢！」

　　雪之下稍微有些吃惊地缩回了拳头，随后闪开了视线，有些扭捏的用手指缠弄着小辫子。等一下，雪之下，这有些犯规咯，感觉粉红气泡都冒出来了哦！

　　「嘛…总之，我们走吧。」

　　「啊、好。」

　　我别过有些发烫的脸颊，率先打破了这暧昧的气氛。雪之下也回应了我一声，快步跟上了我的步伐，与我并肩走进车站。

　　「那个，已经等了很久了吗？」

　　「不…我也才刚刚到而已。」

　　 …………

　　「今天，人很多呢。稍微，有点担心你会不会应付不过来…」

　　「哎，是的呢…但是应该不要紧，而且，还有比企谷君在」

　　 「……这样啊。」

　　 …………

　　很自然地，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交流着。我不时悄悄瞥向雪之下，她也只是安静的微低着头回应着，脚下像是在认真地踩着瓷砖，步伐如同散步般不快也不慢。我下意识地配合着她脚步的节奏，看着脚下的瓷砖，一步一步地踩着，于是，我们之间的气氛似乎开始变得安静和谐而默契。即使假期的车站人声嘈杂，但这些似乎都与默默并行的两人无关一般。车站内短短的距离，多希望它能更长，长到可以一直这么慢慢地走下去。

　　走到候车处的时候，我和雪之下同时停下了脚步。我抬起头望向她，却发现她也抬起了头，与我对上了视线。

　　对望无言，她突然莞尔一笑，朝我贴近了一步，轻轻地把小脑袋靠在了我左肩上。我吸了一口凉气，那一瞬间我只感受到如同春雪融化一般的心跳，心脏有力的泵血，好像大声地宣誓着，鼓动着，要我伸出那只手。我没敢做出太大的动作，仿佛她是只怕人的小猫，我一动她就会逃离。于是，悄悄地，谨慎地，用靠近她的那只手勾住了她的，然后用着稍微有些僵硬的姿势，轻轻握住。

　　触碰到她的时候，雪之下靠着我的身体轻微地惊动了一下，随后柔软的小手回应般地寻找着更适合的姿势，最后十指交错着，扣在一起。

　　在我的手中，雪之下的小手格外的柔软纤细，嫩滑温热的触感从接触的每一寸肌肤传导来，大脑欢愉地分泌着多巴胺，配合着随着心跳的律动刺激着我每一寸神经。这一刻我才明白，原来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不怪英雄。

　　我大口的呼吸着空气，让有些兴奋过头的神经稍微平静下来。想告诉她，想告诉她我的想法，想坦率地说出“今天的你很可爱”。翻涌的想法让我心头发痒，牵着雪之下的手略微握紧，开口道：

　　「雪、雪之下…」

　　「嗯，什么？」

　　她并没有抬头，依旧靠着我的肩膀，但好像一直在等待着倾听我一般，又好像不管我会说什么她都会知道一样。啊…是啊，原来如此。我们的关系又岂止是话语之间，岂止是互相理解、好好相处、无话不谈、待在一起的愿望——如果这就是“真物”的话，那么不用说太多，也一定能传达到的吧。

　　「不…没什么…但是，我也喜欢你哦，雪之下桑」

　　 稍微，算是那天舞会结束的回应吧。

　　「…噗，笨蛋，那算什么？」

　　 她小声地嗤笑出声，一副“好好，我知道了”的样子，然后一边紧了紧相扣的手，一边用另一只手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

　　啊，稍微有点刺痛。嘛，但是，无所谓了。

　　少女安静地靠在少年的肩头，两人挽扣着手，与那春日撒下的阳光融为一景。想必，未来他们也一定会这样继续下去。

　　电车缓缓靠近了站，我轻轻捏了捏握住的手，提示道：

　　「走吧。」

　　「欸…好。」

　　 雪之下轻声回应了一声，被我牵着进去了电车。

　　 乘电车从千叶站到东京上野动物园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由于是初始站的缘故，即使休假的人很多，我们也能找到座位，算是万幸了，不然在拥挤的电车上站那么久的话难免也会有点疲惫。

　　我们并排坐在一起，雪之下也将手提包抱在身前，而我们相扣的双手则自然的搭在我的大腿上。啊…稍微有点不妙，可能是心跳比平时更快的缘故，加之身边一直传来的温热，总觉得手心有些出汗，而且这个姿势也已经保持了很久了。虽然很留恋这个状态，但是出太多汗也不太好吧？总之还是提一下吧。

　　「那个…雪之下，稍微，我想擦擦手上的汗…」

　　「啊？啊，是、是的呢。」 雪之下似乎也意识到好像我们牵着手已经很长时间了，脸上飞过一抹樱花色的害羞的红，小心的抽出了自己的手。我看得居然有有些动摇，飞快地从口袋摸出面巾纸，然后递给她。

　　「那个…面巾纸。」

　　「啊、谢谢。」

　　 两人快速地擦干手上的汗，之前相扣的两只手自然的垂在了各自的腿上，随后陷入了些许尴尬的沉默。这个时候，要重新牵起手吗…？我犹豫地，动摇着，悄悄向雪之下望去。她好像盯着我们方才牵着的手有些发呆，长长的睫毛扑闪着，嘴唇微启却没有发出声音，似乎…和我在考虑一样的问题呢。

　　那可爱的模样让我看着得有些脸红，抛开胡乱的思绪，我不动声色地朝她拉近了几分距离，把胳膊递了过去。

　　「嘛…请、请…」

　　「噗…」

　　感觉就像那次喝珍珠奶茶拍合照一样呢…雪之下回过神来，不易察觉地轻笑了一声，有些笨拙地搂住了我的胳膊，然后再次扣住了我的手。

　　 雪之下并没有一直紧扣着手，她来回收握了几次，然后放弃了相扣的姿势。选择了一个舒服的方式握住了我的虎口和食指，然后点点头若有其事地说:

　　「嗯…这样就不会容易出汗了呢。」

　　「啊、是呢…」

　　「而且…比企谷君的手比我的大好多啊，男孩子的手…感觉骨节好明显呢…」

　　「是、是的呢。」

　　雪之下自顾自地说着，牵着我的手认真地比较着，小手平摊在我的掌心，手指贴合着重叠在一起。她的手比我的小一圈，好像只要我合上手就可以牢牢包裹住。她像个好奇宝宝一样，摩挲着我的掌心和指节，我看着如同把玩着玩具的小朋友一般抓着我的手的雪之下，呆呆地回应了一句。喂？大小姐，你没有自觉的嘛？这可爱到犯规了吧。不行，这样我心脏会受不了的。

　　「那个…雪、雪之下！有点，会痒…」

　　「啊、啊？对、对不起…稍微有些过头了。」

　　雪之下才反应回来，抬眼看着我表达着歉意，脸颊上似乎因为羞涩泛起了樱花色。在她作势要退之时，我反握住有缩回之意的小手，虽然有些害羞，我的脸也大概一片通红，但我还是想拉着雪之下的手。

　　「没关系…就、就这样就好。」

　　我握得紧了几分，看着她的眼睛，不让雪之下逃离。

　　「是吗，好…」

　　 她有些慌乱地别开眼神，避免尴尬地，用另一只手整理自己的刘海。

　　 手心的温热互相传递着，点点悸动也填满着两人的心。

　　 我再次意识到，即使是平日里总是表现得成熟从容，坚毅无比的雪之下雪乃，实际上也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少女。当她表现得笨拙，结结巴巴的时候，那一定是在摸索着自己也懵懵懂懂的事情的时刻。会喜欢猫，喜欢毛绒绒的公仔，喜欢红茶和安静地读书，意外地应付不来狗狗和惊险刺激的东西，遇到没有经验的事情会犹豫，果然，她有时候也是个普通的可爱的女孩子呢。

　　这么想着，我轻轻捏了捏握着的手，而感觉到的雪之下回应似的也回捏了几下我的。我们没有言语地，却像是用这种方式交流一般，互相感受着对方的温度。

　　「哼…」

　　 雪之下轻哼一声，似乎是要胜过我一般，稍微有些用力地再捏了一下我的手。啊，这孩子，好胜心也太强烈了吧？这么意识到的我也不甘示弱地加重了一分手上的力道。

　　「哼！」

　　 收到了挑衅的雪之下转过头瞪了我一眼，喂，都可以看见眼睛里燃烧的火焰了哦。好可怕，好胜的雪之下好可怕。果然，随后雪之下比之前更加用力地，狠狠地握住了我的手。

　　「………」

　　啊，痛痛痛…？其实并不很疼，大概是因为女孩子比较纤细，握力不足的缘故吧。我忍耐着没有发出声音，反而假装平静地笑看着还在用力的雪之下。

　　此时，有些戏谑的想法产生在我心里，于是我用比雪之下稍微大的力道回敬了过去。

　　「哎…？啊！疼！」

　　雪之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吃痛地惊呼出声，我也马上收回了手上的力道。毕竟真的捏疼了雪之下我也会心疼的，而且…她一定会记仇的吧，嗯，绝对。想到这个背后就一凉呢。

　　「啊，抱歉！稍微有些得意忘形了。」

　　我嘴上赔着不是，却摆出了一副“我赢了”的表情，然后伸出了另一只手覆上雪之下刚刚被我捏疼的小手，轻轻地按揉。

　　「咕…过分，不如说还真敢呢，比、企、谷、同、学？」

　　雪之下似乎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只是一边气鼓鼓地，一字一句地念叨着我的名字，一边一下一下地轻揪着我的手背，当然并不会很疼就是了。

　　「嘛，这可是雪之下先挑起的哦，我只是被迫应战而已！」

　　我笑着，这么狡辩着。

　　「呜…那也是你不好吧，明明是比企虫君，居然还那么嚣张。」

　　「可这不是有喜欢比企虫的昆虫出现了吗，啊啦，是雪虫酱，还是猫猫虫酱？」

　　「咕…那、那是…是…」

　　雪之下被我反问了羞红了脸，即使如此她还是气不过一般又狠狠瞪了我一眼，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我估计已经被雪之下射线贯穿了吧？

　　「那、那只不过是对濒危物种的保护而已哦，像比企谷君这样别扭的昆虫，如果没有人出现喜欢一下恐怕会被社会所抛弃的吧，这么说你应该对我感恩戴德才是吧？」

　　「稍微等一下哦，好像又说了什么过分的话。」

　　 她别开视线争辩道，熟悉的毒舌combo接踵而至。大概是没想到我用以前她说过的“总有一天会有喜欢比企谷君的昆虫出现”来反击她，雪之下难得地落入了下风呢！这可是八幡回合的大胜利。

　　我也没有追究下去的意思，毕竟看见雪之下吃瘪也是挺少见的，这样的姿态也可爱呢。我把雪之下扭捏着的，羞涩的样子尽数收入眼底，牢牢记住。

　　雪之下心有不甘地，嘴里小声嘀咕着“笨蛋”之类的词，抽出粉拳捶打这我的胸口。

　　「好痛…好啦好啦，雪之下，会给别人造成困扰的哦…」

　　「…啊？咳咳，抱歉。」

　　我无奈地抓住了她的拳头，毕竟感觉到周围的视线似乎都变得古怪起来了。话说这丫头最近小动作有点多吧，平时最多都是瞪几眼然后直接暴言相向的。

　　雪之下也察觉到了周围人的视线，小声抱歉了一句以后端正地坐好，掩饰尴尬地打理起刘海。半晌，才悄悄凑到我耳边念叨了一句“都怪你。”

　　「……好，好。」

　　我有些哭笑不得，也只答应着，安静地往雪之下那边凑近了些许。

　　电车外的场景飞逝，我的心里却平静地温暖。

　　随着电车的行驶，电车上的乘客也渐渐多了起来，有限的空间变得更加狭小。我们稍微有些亲昵地紧挨着彼此，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

　　「今天，天气还算好呢…」

　　「是的呢，就是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雪之下扶了扶额头，果然她不太应付得来人多拥挤的地方呢。

　　「毕竟是假期嘛，不过我们一会儿在船桥站换乘，可以下去稍微透透气吧。」

　　「说的也是呢…」

　　这么说着，不过几分钟电车就到达了换乘站。我对雪之下说了一声“要走了”，便顺势拉着她的手起身。因为刚刚坐着的时候一直牵着手，这样的动作居然意外地自然。

　　雪之下顺从地应和地轻哼了一声，跟着我从有些拥挤的电车中解脱出来。

　　「呼…稍微等我一下。」

　　她抚着胸口长呼了一口气，一副“得救了”的样子，然后从手提包里掏出瓶装水解渴。但可能是手上还有些许汗的缘故，雪之下尝试了两次都没有顺利地打开瓶盖。看着她轻轻皱起眉头，我开口道：

　　「……我来吧。」

　　「啊、谢谢…」

　　我接过雪之下递过来的瓶装水，轻松地打开了它便递还了回去。

　　雪之下有些呆呆地望着我，捧过打开的瓶装水，小小地嘟囔了一句：

　　「虽然有些不甘心，但是比企谷君有些时候还是能派上用场…总之，谢谢…」

　　「稍等一下，虽然有在谢谢怎么还是有种自己被贬低了感觉？」

　　雪之下把发丝捋到耳后，把瓶口凑到嘴边文雅地补充着水分。她雪白的颈部上，锁骨链的小巧银制挂饰随着喉咙滚动轻轻晃动着，白色针织线衣和黑色连衣裙很好地勾勒出少女的纤细。

　　而我的视线不禁被起伏的弧度吸引过去，我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怎么回事？有些移不开视线了。

　　雪之下补充完水分收好瓶装水，目光与我交汇。看着我有些呆愣的样子，她嗤笑出声道:

　　「噗…比企蛙君，现在还是春天呢，如果你就想要冬眠的话现在是不是太早了点？」

　　「……咕，最多是去年冬天冬眠还没有醒的地步，我可是很注重个人休息的呢。话说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小学时期的绰号啊。」

　　我收回刚刚的心动，这家伙果然还是和原来一样说话毫不留情啊，虽然，还是很可爱就是了。

　　「走吧。」

　　「好。」

　　并肩走出两步，雪之下重新拉上了我的手。可能是在电车上牵了很久的缘故，她的动作显得十分自然，我也反应过来好好地握住她的。

　　或许这就是“行为的惯性”那种感觉吧，说起来明明不久之前牵手的时候还显得有些别扭和羞涩…

　　中转的站台并不很远，不过几分钟就到达了需要乘坐的下一班电车的站台前。

　　「说起来，一会儿中午有什么想吃的吗…」

　　等待的过程中，我开口问道。

　　「啊啦？明明是比企谷君邀请女孩子出来约、约会什么的，这种事情都没有提前的打算吗？那也不能怪你呢，毕竟比企谷君之前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和经验吧？抱歉…」

　　「…嘁，只是想参考参考你的想法而已，要是你有什么想吃的东西我也可以陪你去的哦。」

　　「…这、这样。」

　　雪之下似乎有些惊讶我会这么回答，她稍微低下头捋了捋刘海。啊，这是雪之下掩饰害羞会做的动作呢，总觉得最近经常看到…

　　「所以，有什么想吃的吗？如果我来做决定的话说不好只有KFC之类的推荐了哦？」

　　我在说什么啊？KFC什么的…

　　「嘛，虽然知道你可能也不会什么好的建议，但是这么一说起来我确实有平时不太方便去的店…」

　　「什么？」

　　雪之下依然还是那个稍微有些害羞的表情，小声地，用我恰好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拉、拉面…」

　　「拉面…吗？」

　　我有些惊讶雪之下口中不太方便去的店居然是这个。没等我再次开口，她羞涩的笑着解释道：

　　「你看，因为我并没有自己去过吃过…而且，上次在京都的时候和你…还有平冢老师一起，只是尝试了一点点…所以，所以就…」

　　「那不挺好吗？没问题的哦。我们到终点站的时候大概也快中午了呢…稍微等一下，我看看那附近有没有“天下一品”，总之先去吃拉面再去看熊猫也完全可以呢。」

　　我接过话，脑中飞快地思索着计划，顺带着掏出智能手机搜索目的地附近的“天下一品”拉面。

　　啊，找到了。还好并不是很远，姑且打个计程车吧。

　　雪之下眨巴眨巴清澈的眼睛安静地望着我，樱色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有些察觉到，回问道：

　　「怎么了？」

　　「…啊没有，只是意外地觉得比企谷君还挺会考虑事情的，有种很安心的感觉。」

　　她认真地回答道。

　　「呜…倒也没有…啦。我也没想到你也会夸人呢。」

　　「噗，我也不是那种冷酷的女人哦。」

　　我别过脸摸了摸鼻子回答着。可恶，一瞬间居然又有些心动了，这家伙，好好说话的时候不是可爱过分了吗？

　　雪之下似乎很开心看到我有些羞窘的样子，清亮的眸子假装无辜地望着我。

　　下一班电车缓缓驶进了站，我和雪之下也暂时结束了对话，等待着电车门开启。

　　只是…

　　「这人也太多了吧…」

　　两人都不禁低声吐槽道。

　　可能是中转站，而且又开往东京的缘故，这一班电车有点人满为患，但是比起日常上下班的高峰期还是要好上不少，至少可以找到落脚的位置。

　　我瞥了一眼正显得有些苦恼的雪之下，应该是很不习惯人员拥挤的电车吧，她眉头颦蹙，纤细的指尖按压着太阳穴，喉咙里发出小小的悲鸣。

　　「上吧。」

　　无奈地开口，我拉着雪之下柔软的小手，率先挤进了电车的空档，她鼻间里轻哼一声也随着我迈了进来。

　　我抓好扶手后转身，试图给后面的雪之下腾出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而她有些畏缩地在人群里靠近我的位置，如同在灌木林间小心地蹦跶的小鹿。

　　正打算说着什么，后面的乘客也拥了上来，一个踉跄地，雪之下伸手搭住了我的肩膀，与我的距离更拉进了一步。

　　我下意识扶稳她，牵着她的手改为接住她的胳膊，我们的距离也贴近了一分。

　　她没有抬头，反而接受了似的悄然地额头轻轻点在我肩口。肩膀上的手轻攥，如同幼猫在轻咬。

　　胸口传来柔软的温度，还有带着湿润的呼吸拂过，让我觉得心中有蚁虫在啃咬般骚动。

　　「这样好吗…」

　　「这样就好…」

　　既然她这么说了，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微微垂下脑袋，嗅到她发丝间好闻的洗发水味，还有淡淡的祖马龙蓝风铃香水的味道。

　　有些拥挤和吵闹的电车上，我却觉得安静得连我悸动的心跳都能听闻。

　　这班电车的路程有些漫长，好在中途乘客交替的过程中我们幸运地找到了空位。不然站太久也会很辛苦，尤其是保持那种有些亲昵的姿态，我的心脏大概也会超负荷吧？

　　摆脱了拥挤的电车，我按照方才在手机上查到的地址带着雪之下来到了离动物园最近的“天下一品”店面，上面挂着大气的“天一”的招牌。

　　「就是这了…话说现在才刚快十一点，现在吃饭的话会不会有点早？」

　　我随意开口问道。

　　因为假期的我经常会睡个懒觉，再起来吃完早饭以后基本上要到挺晚才想到吃午餐呢。当然今天除外，今天因为要和雪之下约会的缘故醒的也异常的早，出门前还折腾了好一番时间…

　　「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没有睡懒觉，所以起的挺早的，我也稍微有点饿了。」

　　「没想到雪之下同学也会睡懒觉啊？」

　　「那个听起来我不像正常人类的发言是怎么回事？姑且假期我会睡得晚一点吧，只是今天起得比较早。」

　　「…哦，哦…」

　　雪之下扭头瞪了我一眼，解释道。而我有点发愣，只注意到她只有今天起得比较早之类的，难道说…

　　「在那里呆着是要当拉面店的门神吗？感觉眼神相当凶恶呢。」

　　「那不更合适吗…走吧。」

　　我回过神坦然接受了她的吐槽，但是意外地心情有些愉悦。

　　撩开门帘便是扑面而来的浓郁面汤的味道，我下意识咽了一口唾沫，食欲也被勾了起来。

　　「那个…招牌浓汤豚骨拉面。」

　　「噢！招牌浓汤豚骨拉面一份！」

　　来到台前，我对着拉面师傅举起手点了餐，师傅也有力地回答道，那样子感觉热情和力量都能融进拉面里去了，噢！

　　我转头看向没有出声的雪之下，她望着菜单有些犹豫，看起来不知道如何选择。

　　「如果觉得油脂太浓的话可以选这个鸡骨的…」

　　似乎看出了她的想法，我小声地提醒。

　　雪之下也马上反应过来，举起小手听从了我的指示。

　　「啊…谢谢，那个，我要这个…浓汤鸡骨拉面…」

　　「噢！招牌浓汤鸡骨拉面一份！」

　　幸运的是，店里虽然生意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两个人的空座，而且等待美食的时间也没有很久。

　　噢！这个分量，和汤汁的厚重感，欲罢不能了！

　　「那么…我开动了。」

　　「…我开动了。」

　　我们拿起筷子在胸前双手合十。

　　浓郁的面汤和恰到好处的咸味，果然好吃到爆了啊。

　　我回味着，眯着眼偷偷看向雪之下。她将垂下的发丝拂到耳后，拿起汤勺舀了些许面汤送到嘴边，咕噜地咽下去，细白的颈部随着滚动的喉咙格外妖艳。

　　「怎样？」

　　我饶有兴趣地问道。

　　「确实是令人折服的美味呢…话说，比企谷君，在女孩子吃东西的时候一直盯着看会被报警带走的哦。」

　　啊，被发现了。是我的目光太腐烂了吗？感觉对面的眼神都凉下来了，等等！让我狡辩一下！

　　「嘛？人会被可爱的东西吸引也是正常的吧。」

　　「……变态在被逮捕的时候也会这样辩解的，希望你的态度可以端正一点呢。而且…总觉得比企谷君最近油腔滑调的，昨天发邮件也是。哪里学来的啊？好恶心…」

　　来了，即使眼中刚刚闪过一丝害羞的慌乱，嘴上还滔滔不绝地说着毫不留情的话的雪之下。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吧？而且我可是实话实说主义…」

　　「噗…那是什么说法。算了，看在拉面的份上这次就原谅你了。要好好感谢我哦。」

　　「…好好。」

　　雪之下似乎心情很好，柔然地说着俏皮话，继续享用身前的拉面。我也配合地回应着，顺便给她递去擦拭嘴角的纸巾。

　　…………

　　满足地解决午餐后，我们二人才不紧不慢地前往今日的主要目的地，东京都恩赐上野动物园。

　　上野动物园，是日本最古老、最有名的动物园，也是日本第一座公共动物园，占地面积相当的大，展出动物也超过了400种。而且前两年园内诞生了新的熊猫宝宝，为了给小熊猫取名还发起了为熊猫宝宝起名的征集活动，掀起了一阵熊猫热潮，最后熊猫宝宝的名字被最终选定为“香香”。

　　说起来这小家伙可十分受日本人民的喜爱呢。

　　真好啊，每天窝着吃吃竹子按时长大还不用工作，真是让人羡慕，不如说都有些嫉妒了。

　　「雪之下，我去取票哦，稍微等我一下。」

　　「嗯。」

　　快速地去售票处出示了小町准备的订单，顺利取到了两张印着园内动物的门票。

　　一张印着熊猫，一张印着大概是叫做玄凤鹦鹉的鸟类。

　　我瞥了一眼便把票攥在手上，往雪之下的方向走去。

　　雪之下站在附近的展示牌前，抚着下巴盯着动物园的几副海报似乎若有所思。

　　海报看起来相当的简约，而且看起来像是小朋友的简笔画一样，用粗犷而不失准度的线条勾勒出花鹿，熊，猴子这类毛茸茸的动物。加之简单的背景色还有搭衬的樱花树，以及大大的欢迎字样，虽然稍微有些幼稚但更多的感受到了“可爱”的气氛。

　　「这里，门票。」

　　「是吗，谢谢…」

　　雪之下回过神来，转过视线看向我，柔然地笑了笑，然后顺手从我手中抽出一张门票。

　　她接过门票仔细看了看上面印着的玄凤鹦鹉，顺眼就把目光转到了我手中那张印着熊猫的门票，表情突然有些发愣，口中轻轻发出细不可闻的“啊”的声音，微微湿润的眼睛似乎是在说“刚刚要是拿了这张票就好了”。

　　……喂，这家伙，就这么喜欢熊猫吗？明明这只小鹦鹉也很可爱的说，它会哭的哦。

　　「那个…换一下吧。」

　　总觉得她这样像个圣诞节没收到想要的礼物的可怜的小朋友，我递过我的那张门票。

　　「是、是吗？其实不用刻意交换也没关系…不过，还是…谢谢。」

　　虽然这么说着，雪之下还是反应过来然后交换过门票，捏住印着熊猫的那张门票好好瞅了一番，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孩子怎么回事？这幅样子有点可爱啊。明明这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吧？这么一想的话，糟糕…超级可爱啊。

　　我摸了摸鼻子，轻轻拉了拉雪之下的袖口，示意她进场。

　　「没什么，走吧。」

　　「嗯。」

　　雪之下答应着，很自然地反手就握住了我的手。

　　为什么感觉突然这么熟练啊？我们两个。

　　…………

　　顺着动物园的指示牌，我们先沿途经过并且观看了其他各类动物的场馆。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种长相莫名有些欠揍，就连眼神也相当腐烂的名叫藏狐的狐狸时，雪之下惊讶地愣了一会儿，然后眼神古怪地在我和那只狐狸之间来回打量。

　　甚至嘴里还小声嘀咕着“难以置信，居然如此相像。”

　　喂，我都听到了好吗？看在你还算开心的份上就姑且原谅你了。啊，这句在八幡语录里得分很高。

　　嘛…虽然不管是眼神还是独居的生活习性上都确实有几分相似就是了。

　　「前面就是熊猫馆了，走吧。」

　　「哦、哦…」

　　手上紧了几分，被雪之下催促似的拉住。我抬眼望向她，雪之下看起来有些隐隐的兴奋，扑闪的眼睛里藏不住地闪闪发光。

　　果然啊，这孩子还是喜欢熊猫。

　　有机会再和她来一次吧。

　　这么想着，我柔和地笑笑，不紧不慢地随着雪之下向前走去。

②相互靠近地，确切地传递着彼此的温度

　　顺利到达了熊猫馆入口，这里的人显然要更多，甚至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看来大家多半都是抱着看熊猫的目的来动物园。

　　「好多人啊…」

　　「是呢。」

　　排队之余，我把目光投到雪之下身上，开口搭话。

　　雪之下拉着我的手站在身旁，并没有看向我，只是在张望寻找着熊猫的身影，看起来迫不及待的样子。

　　雪之下呦，这还没有进场馆呢，最多只能看到动物园里的熊猫模型哦。

　　「说起来，雪之下你之前有来看过熊猫吗？」

　　「哎…小学的时候和家人有来过一次。不过那时候的熊猫是“力力”和“真真”，他们的孩子“香香”是两年前的6月12日出生的，但是我倒是没有时间来看过。而且香香两岁的时候就要被送回家乡了，所以…是赶上这个机会了。很开心。」

　　开始了，熊猫百科小姐。

　　「…这，这样啊…你了解的好多。」

　　「这只是一般程度的了解哦。」

　　「嘛，香香两岁的时候应该会有庆祝活动吧…所以，到时候，再…再来看一次吧。」

　　「嗯…约好了哦…」

　　在我手心里的小手好像捏紧了几分，雪之下轻轻哼了一声答应下来。

　　讨厌，这不是比熊猫还要可爱吗？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熊猫的说。

　　玩耍着手机消磨着排队的时间，我牵着雪之下有一茬没一茬地搭着话，这样的场景放在以前的话是我怎样也不会想到的吧。

　　随意翻点开视频网站，抬眼便看见推荐的视频居然有个“人间宝藏小奶猫大合集”标题后面还配上了超级可爱的颜文字(\*￣3￣)╭♡，这由比滨的既视感怎么回事…

　　有些鬼使神差地点开它，随着画面出现一只小小的美短，手机外放出了混合着一声奶声奶气的猫叫的BGM。我赶紧按下了暂停，向周围示意抱歉，从口袋里取出有线耳机。

　　正当我带上一只耳机的时候，突然察觉到雪之下的视线一直落在我暂停的手机屏幕上的小奶猫上，还有意无意地瞥向我捏着另一只耳机的手，欲言又止的样子。

　　想看你就说嘛…我又不会不给你。这家伙，连麻烦起来也可爱死了…总觉得今天也太容易被这家伙戳到点了，是怎么回事…算了怎么样都好吧，放弃思考了。

这篇emmmmm…暂时是个大坑，一段时间内是停更了

主要因为是最早写的，现在越看越不满意了…大概某个时候会回炉重塑吧

AE86

　　1.【八雪同人】秋名山AE86

　　https://tieba.baidu.com/p/6514603282

　　2.【八雪同人】秋名山AE86 After

　　https://tieba.baidu.com/p/6514608503

「呼…这样就弄完了吧。」

我把房间里需要要收拾的东西全部整理好，将打扫处的垃圾打包进垃圾袋，才直起腰长呼了一口气。

「差不多了呢，辛苦了比企谷君，姑且先休息一会儿吧。」

身后传来雪之下的声音，我转过头去。刚才清理灰尘的她也完成了手上的任务，额头上沁出些许细小的汗珠，看起来确实有些疲惫。

「没有，你才是辛苦了。」

我心里泛起一丝心疼，思绪复杂地，上前搂过雪之下的肩膀，拉过她一起坐倒在房间里的超大的潘先生懒人沙发上。

啊，得救了，懒人沙发坐躺着超舒服的，感觉困意都席卷上来了。

说起来当时挑选家具的时候，雪之下对懒人沙发这种东西可是完全没纳入考虑范围的呢，直到看到了潘先生款的…

已经又是一个春天了，前段日子我与雪之下一起前往东大并且还算顺利通过了的东大的考试。至于说为什么还算顺利…还是多亏了我这个严厉又聪明的，偏差值极高的女朋友的辅导的缘故。毕竟东大考试的数学能拿到30多分光靠我自己努力多少有点困难…嘛，辛苦了雪之下小姐。

马上到了入学季，我们索性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寓租了一间不大的房子。虽然比不上雪之下高中时的高级公寓，但是环境很安静而且离学校也很近，总之非常方便所以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于是，我与雪之下同居的大学生活…就这么开始了，想起之前一年几乎每天都和雪之下复习功课到很晚的日子，算是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雪之下枕着我的臂弯，侧着身子戳了戳有些犯困的我，抱怨道：

「这样躺着会容易困的啦，不要睡着了哦。而且，今天不是还得去购买日用品吗？」

「啊，说的也是…不过想再躺一会儿。」

搂着雪之下的感觉超好的，像再保持这个状态一会儿！嗯！

「真拿你没办法…」

这么说着，雪之下索性也稍微蜷起身体休息，紧挨着我开始释放方才的疲惫。

可不一会儿，臂弯里的温软人儿就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看来是确实是有些累了呢。

干脆睡一会儿吧，这么想着，我拉过一边的毛毯盖在两人身上。欣赏着少女安静的睡颜，长长的睫毛和小巧的鼻翼，和如同小猫般依偎在我怀里的姿态。我心头暖暖的，也缓缓地被困意笼罩。

…………

再次醒过来来的时候房间的光线已经十分暗了，我拿过手机看时间，突然的亮光让我有些不适，我皱了皱眉，眯起了眼睛。

「已经七点多了吗…」

我有些恍惚地挪动了一下身子，突然感觉的有些沉重。借着昏暗的光线我才察觉到让我心跳加速的一幕。之前只是挨靠着我的雪之下，以一个极其暖昧的姿势搂抱着我的腰身，一条修长纤细的大腿还跨在我的腿上…如同抱着抱枕睡觉的小孩子。

这孩子是把我当成大号潘先生了吗？雪之下小姐在有些方面还真是毫无防备…

我心里正暗暗吐槽着，雪之下轻哼了一声慢慢醒了过来。

可能刚醒有些迷糊，雪之下睁开眼睛，呆呆地望着我又环视了一下周围，花了好几秒才发现自己有些不太雅观的姿势。

「比…比企谷君！那、那个？你…我…」

「啊，我在。没关系哦…只是稍微睡着了一会儿。」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有些慌张地端正好姿态的雪之下，解释刚刚的情况。虽然有一瞬间我也很紧张就是了。

「是…是吗？抱歉…说起来现在似乎已经很晚了呢…看来没有太多时间准备晚饭了。」

「晚饭的话我们一会儿出去吃也可以哦，而且还要出门购买日用品不是吗。」

雪之下坐起身子打理自己的凌乱的发梢和衣裙，努力找着话题掩饰尴尬，我也顺着她说下去。话说你不要无意识地做出这么可爱的举止啊，看着我也动摇了，心跳都加快了。

「…是呢，那、那准备走吧。我去下洗手间…」

「啊…好，我等你。」

像是要逃离一样，雪之下如同受惊的小猫，三两步地离开了房间。

「什么啊…这孩子真是琢磨不透。」

我长呼了一口气，炙热的心情也慢慢冷静下来。

窗外昏黄暗淡的天空下，灯火阑珊。

…………

东大餐厅的餐饮相当丰富，而且对外来人员开放，即使是没有正式入学的我们也可以享受到东大餐厅的服务。于是我与雪之下在随意解决了晚饭后，便按照打算前往超市购买日用品。

我推着手推车跟在雪之下后边，看她在各种商品食材间细心挑选着，然后放进手推车里。

虽然餐厅很方便，不过雪之下似乎很喜欢自己做料理，当然，能吃到雪之下的手艺我还是十分赞成的。

「嗯…就这个吧。」

听见雪之下小声地自言自语。

我望向她，她手里拿着一红一蓝一对牙具组合，牙杯上似乎还都印着可爱猫猫…这是也给我准备了吗？

她把两套牙具也放进手推车，好像有些开心地，将垂下的发丝撩到耳后，然后温柔地开口。

「差不多就这些了，走吧。」

随后便走到我身旁，搂住我的胳膊与我并行。

我不语，眼神温柔地望着雪之下。感受着手臂传递来的温软，一直温暖到我的心头。大脑欢愉地分泌着递质，然后随着心脏有力的泵血顺着血液流淌在我身体每一个角落。

大概这就是“爱意”，或者“喜欢＂那样的情绪。

正自我感慨着，身边突然细不可闻地“啊＂了一声，脚步也稍微有些放慢，似乎是愣住了一般。

我有些疑惑的顺着雪之下的目光看去，入眼的货架上是一排排在包装上夸张地标着“001”“002”之类的…工具。我不禁也有些尴尬地愣住了。

思绪回到上周，我与雪之下在她的公寓等待着东大考试的结果。放榜的那一刻，查询到了我们二人都通过了东大考试的信息。

一年时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结果，我俩都松了一口气，紧绷着的弦也放松了下来。然后老套又意外地，雪之下居然也像小姑娘一样埋在我胸口掩饰着喜悦的眼泪。

也可能多半是在担心我能不能顺利通过吧，好在是没有让她失望。干得漂亮。

之后，我尽力表现得淡定地抱着雪之下安慰着她，然后顺着气氛地，开始拥吻，开始感受彼此的温度……直到，发现并没有准备好工具…最后只能以尴尬收尾。

这也不能全是我的错吧？毕竟这种东西难道不是现充才会有所准备的吗？怎么说都不像我会准备好的东西吧？

我快速收回思绪，而雪之下似乎也意识到我有所察觉，她转头望向我，不巧发现我也正望着她，还时不时瞥向她方才看着的货架。

「…………」

尴尬的沉默。

二人呆呆地对望着。她的脸颊有些泛红，微微湿润的黑色眼眸像是会说话一般，嘴唇微启，却没有发出声音。

我有些慌乱地，鬼使神差地随手拿下一盒，假装很平常地放进手推车，开口打破了沉默。

「…嘛，走吧。」

「哎？哎！…好。」

雪之下回过神来，应答着继续往前走。不同的是她挽着我的胳膊却比我稍慢半步，微低着头安静地跟在我身后，光润的黑色发丝间，是火烧云一样的脸颊和发红的可爱小耳朵。

…………

公寓，只有落地灯投射着些许暗黄色的光芒。

光柱孤独地照射在房间的矮几上，上面随意地摆放着几本文库本和一套茶具，矮几边却并没有人在。

而借着光柱之外的昏暗光线，懒人沙发上的二人影子重叠交错着。

我一手揽着雪之下纤细的腰肢，一手捧起她的脸蛋。可能是刚洗完澡的缘故，我的指尖穿过了几缕有些湿润的发丝，好闻的洗发水的香气混合着少女温热的吐息萦绕在我的鼻尖。

她那如梦般扑闪的长长睫毛和清澈的眸子，高挺的鼻梁下小巧可爱的鼻翼，樱唇微启，吐气如兰的样子迷人得让我有些恍惚。

在荷尔蒙驱使下，我的大脑和神经也染上了火热的情绪。我轻眯着眼一寸一寸地，试探地贴近她的嘴唇，而雪之下也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有些慌张地闭上了眼睛，按在我胸口的小手抓住了我的领口和肩膀。

我轻轻地点上她柔软的嘴唇，温热的触感瞬间传递到我有些发昏的大脑。如同滴水激起涟漪，我瞬间从痴迷的状态清醒过来，甚至能感觉到我的瞳孔在一瞬间收缩起来。

随后，清醒而贪恋的想法控制着我的行动，我从蜻蜓点水般反复的轻吻，开始用牙齿温柔地啃咬着，用舌头轻轻舔舐着她的嘴唇。

雪之下轻哼着，静闭着眼，像是回应一般，学着我的样子来回地轻咬我的嘴唇，小粉舌也触碰着我的，开始唇齿相依，纠缠不清。

许久，二人才缓缓分开。

雪之下睁开了眼眸，此时的她眼中似乎覆上了雨雾，白皙的脸颊透着樱色的红。她薄薄的粉唇似乎被我吻得有些充血而显得格外艳红，气息也有些紊乱。

「再来一次…」

她呼气若兰地望着我，用细不可闻的声音开口。

我心脏狂跳，是被点燃了一般，膨胀的火热窜上头脑，更具侵略性地吻上了她的嘴唇。

「哼…」

雪之下嘤咛了一声，迎合着我的动作配合地张开了小口，二人的舌头就此缠绵着，相互挑拨着。

我贪婪地攫取着她的甜美，而雪之下的手臂也悄悄地环上了我的脖颈。而我也干脆地，揽着腰肢的手稍微用力，随着雪之下口中逸出的一声惊呼，让雪之下跨坐在我的身上。

亲吻并没有停止，我另一只捧着雪之下脸蛋的手开始轻轻爱抚着，然后往下，是她天鹅般雪白美丽的长颈，瘦削的肩膀和精致的锁骨。

我的手臂紧扣住雪之下的腰肢让她温软如玉的身体紧贴着我的胸膛，另一只手在少女的肩颈之间轻抚游走，甚至能感受到她敏感而兴奋的战栗。

喉咙有些发干，甚至彼此的身体也开始灼热起来。

明明只是相拥着交换唾液而已，在弥漫着荷尔蒙的暖昧空气下，我的意识开始被猛烈的爱意与本能侵蚀。

就在我顺着气氛火热的意识想要继续的时候，雪之下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意图，稍微有些慌乱地轻抵住我的肩膀，小声地叫停了我。

「比、比企谷君！」

「啊？我在。」

我缓了缓过热的神经，有些疑惑地回答道。

「那个…要做的话。至、至少，去床上…在潘先生这里…会害羞」

她有些扭捏地，结结巴巴地吐露出小小的要求。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雪之下打断我的原因居然是这个。笨蛋吗？这孩子…不，不如说这点也很可爱就是了。

「呼…好！」

我深呼一口气，一边答应着，一边搂紧了雪之下的腰，另一只手臂托住了她娇翘柔软的小屁股，一鼓作气地站起身来。

她很轻，属于那种纤细的类型，我几乎没有用上太大的力量就将她抱在怀里。

「啊…！」

而在我起身的一瞬间，突然感受到坠空感的雪之下惊呼着，原本跨坐在我身上的双腿下意识地盘住了我的腰身，双手重新搂住了我的脖子，小脑袋也埋在我的颈肩上。

「…安啦，不会掉下去的。」

我被雪之下可爱的反应逗弄得有些想笑，却还是柔声地安慰着她，挪到了床的那边。

弯腰轻轻让她躺倒在干净的床铺上，我正想起身的时候她却加紧了四肢的力道不让我逃离。我只得用手撑着我的重量和平衡，尽量不让我的体重太多地压到身下的少女。

能感受到肩窝的鼻息，紧贴着的胸口传来的柔软触感和温度。就是这个姿势…喂，腰会酸…

「…呐，八幡…」

她悄然松开了双手，转而捧起我的脸，泫然若泣的眸子深深地注视着我。我不禁有些看呆了。

「我…是一个很笨很麻烦的人，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

「而且这些…我也不太懂，所以，按照你想要的做吧…」

「要对我，好好负起责任来哦…」

雪之下断断续续地，一字一句地，对我做出了告白。

我呆愣地听着，受她感染的情绪在胸口翻涌如潮水，甚至觉得我也快要哭出来。

「笨蛋…事到如今还说这种话什么的…」

「我也是，我也很喜欢你，雪乃…」

回应着雪之下的告白，我再次深深吻上了她。

滚烫的泪水包裹着那些复杂的情绪，滴落下来在她脸颊上，与她的泪水交融在一起。

我动情地啄吻着雪之下的樱唇，像是要拂去她的泪水一样亲吻她眼角的泪痕，然后到光洁的额头再到吹弹可破的脸颊，顺着往下温柔地轻啃她泛红的小耳朵和敏感的耳垂。

「哈…别、别…八幡…会痒…」

耳后窝受到灼热气息侵略的雪之下微微颤抖着，抱住我的后颈和脑袋，十指也插进了我的发间，发出令人兴奋的抗议。

我并没有回答，但是还是转移了目标。继续往下，是瘦削细嫩的肩颈和精致可爱的美人骨。

如同中世纪的吸血鬼嘬取少女的血液一般的姿势，我啃吻，吸咬着她的颈窝。雪之下细微地喘息着，她的皮肤因为刚出浴的缘故，洁白嫩滑，还残留着好闻的沐浴露的气味，迫使我无法停下我的行动。

许久，我稍微直起了身子。雪之下轻眯起眼，秋水般眸子望着我，她的睡裙已经有些凌乱，一边肩带被我吻落下来，而雪白脖颈上则被我种下了几株显得格外艳红的小草莓。

我喉咙滚动了一下，有些情不自禁地轻抚了下方才的战果。

雪之下似乎反应过来我的所作所为，俏脸羞红，咬了咬下唇，然后嘴里嘀咕着“我也要…＂之类的话，没等我反应，她便一个华丽的翻身起就把我摔翻倒在床上，如同女王一样重新跨坐在我身上。

啊，不愧是练过合气道的雪之下小姐…这才是她平常的样子。不过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我感觉我的腰差点断了…喂。

我心里暗暗抱怨之际，雪之下深呼吸着稍微把有些凌乱的发丝撩到耳后，然后像是做出了觉悟一样，扯着我的衣领，俯身吻在我的脖子上。

温热的触感，带着些许湿润，还有轻微的痒和刺痛感从我薄弱的颈部皮肤传来，却带着难以描述的舒适快感，直至脊髓。

而我无处安放的手，悄然顺着雪之下光滑的大腿抚捏着，偷偷钻进她的睡裙下缓缓向上游动。我感受着掌心的温度，手指抚过修长而有弹性的大腿，往上是纤细温软的腰肢，光滑细腻的后背。

就在我想要再往上的时候，雪之下直起身猛然按住了我使坏的双手。她泛红着脸瞪了我一眼，细声如蚊地说挤出几个字。

「我、我自己来…」

雪之下咬了咬嘴唇，羞红的脸颊一直染到耳根，视线尽力与我的错开，抓住睡裙的下摆。

「呼…」

她短吁一口气，褪去了轻薄的浅色睡裙，露出了藏在里面的纯白色内衣，和…有些残念的胸部。啊不，是可爱。八幡！快给刚刚的想法道歉！

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我也有些移不开视线。大概是因为被注视着的缘故吧，她的动作开始有些僵硬，双手磨蹭地在背后捣鼓着。

我傻愣着看着雪之下解开了胸衣，将双手护在身前。她扭头别开视线，偷偷瞥过我呆呆的样子，喉咙里发出类似悲鸣的叹息一样的声音，艰难的挤出一句话。

「很、很小吧…我，我没有像姐姐…或是…由比滨同学那样…」

「才没有…」

我迅速回过神来，反应到她接下来要说什么。爱怜的心情从内心涌出。在我面前展露弱点的雪之下，对我来说简直是绝杀，让人完全没有办法抵御呢。于是我稍微撑起上身，打断了她的话。

「就这样…就这样的雪之下雪乃，我很喜欢…」

「唔…」

这么表露着，我趁着雪之下听得发傻的时机，吻过了她紧咬的唇，坐起身搂住了她瘦削的身子。

一番唇齿相依后，她有些僵硬的身体放软下来，我便顺势再次将她翻压在身下。拉过一旁的枕头为雪之下垫好，我也褪去了上身的T恤。

「八幡…那个…稍微，温柔一点」

「…不是，我也不是那种粗暴的人吧…」

雪之下有些拘谨地抱住胸口望着我，小声地提出了诉求。喉咙有些发干，我只得挤出有些沙哑的声音反驳。

即使是冰山美人一般的雪之下，此刻在面对没有经验的事情的时候也如同奶猫一般娇羞扭捏。

双手轻轻拉开雪之下纤细的皓腕，她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便任由我的行动。

借着一旁落地灯的余光，眼前的光景惊艳地让我有些一瞬间的室息，甚至连心跳都漏了半拍，然后开始猛烈地鼓动着。

少女娇俏的脸蛋羞红不已，眼角还挂着些许晶莹，凸显的美人骨下是银装般雪白的肌肤，恰到好处的隆起勾勒出诱人的弧度，也呈出娇艳欲滴的果实。视线再下是平坦健康的小腹和可爱的小肚脐，随着吐息微微起伏着。

「你、你…别这样…一直看…」

「抱歉…」

感觉到身体在发烫，躁动的炙热驱使着我更贪图地触碰她。我尽力克制着冲动，俯身从她的额头开始啄吻，一路往下，想要让她的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沾染上我的气息。

抓着雪之下纤细手腕的手改为与她的十指相扣着，撑在一旁支撑着我的平衡，另一只手像是被吸引一样在她牛奶般光滑细腻的肌肤上放肆地游走，我只得尽力控制着自己不让力道过于侵略。

像是要种下自己的痕迹一般，我在她的身上肆意地留着吻痕，然后随着雪之下身体的轻微颤抖和惊喘，尽量温柔地吻住了那娇艳的胜利果实。

她空余的手不知何时搂上了我的肩，随着不自觉的用力，指尖陷入了我肩背的皮肉。

许久，直至雪之下轻微的喘息越来越磨耳，我方才直起身停下动作。

她平时冷冽的眸子现在如同八月秋水，喘息间净是动情的味道。无暇如美玉的肌肤此时到处是紫红色的吻痕，犯人显然是刚才的我。

此时的我再也难耐热烈的心情，有些笨拙地，褪去了两人之间最后的防线。

准备好安全措施之后，我深呼吸一口冷却一下有些过热的意识，用沙哑的声音开口。

「来了哦…雪乃。」

「嗯…好、好…」

她不知何时在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从一旁搂过一只潘先生的玩偶半遮着小脸，应答着我。这孩子，现在还在害羞的吗…

得到了回应的我继续了行动，手指向下探索着，穿过林地触碰到了湿润的目的地。

「唔…？！」

我试探性地探入一根手指，温润湿热的触感立刻包裹上来。少女秘处初次被袭的雪之下口中逸出一声羞人喘息，随后被她咬唇忍住。

「…嘛，雪乃…不要紧张…」

弄得我都开始紧张了…

「才没有…继续吧…」

她细声回答道。

我这才做足了准备，扶住自己有些胀疼的小兄弟，缓缓地，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

「……？！」

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柔包容感，湿热的触感顺着神经末梢传到脊髓，如同电流般的酥麻感从流淌在后背，直至刺激到大脑。

「…嘶，疼…」

「…抱、抱歉！」

我才听见雪之下吸了一口凉气，小声地抱怨了一声，赶忙开口道歉。

「…呼，没关系…继续吧八幡…」

她咬了咬唇许可着。

我也难耐内心如蚂蚁啃噬的冲动，但还是尽量温柔地，用她能适应的节奏缓缓前行。

雪之下似乎接受了这样的节奏，表情也从微微蹙眉慢慢放松下来，我顺势稍加力道，深深地感受她的温暖。

「…哈…唔！」

她又不坦率地咬住了下唇，压抑住甜美的喘息。

我思索了一会儿，作势俯下身吻她。雪之下见状也稍微凑上来回应，而就在这时我突然地挺动了一下腰身。

「…嗯啊！…唔？你！」

「别咬…雪乃…我喜欢听你的声音…」

雪之下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做，惊喘出声后正要指责我的粗鲁，便被我接住她有些红肿的嘴唇，不让她继续说下去。这么吻着，我嘴里含糊不清地解释着。

「唔…可真是变态的发言呢，比企谷…君…嗯啊」

她似以乎有些恼怒，但是好像并没有追究的意味，只是我背上的指尖似乎有在用力挠我…

…………

房间的空气中充斥着暖昧的荷尔蒙的气氛，雪之下也稍微放开了矜持，配合着我的动作发出诱人的吐息，似乎也开始渴望着，诉求着。

我的大脑开始有些发晕，呼吸也粗重了起来。手指也游动着，来到敏感的花珠，轻轻逗弄着。

「…不？你、你别一直…啊…」

雪之下的反应开始强烈了起来，我并没有停下动作，甚至还顶触了几下深处的弱点。

「唔！哈啊……」

她仰起头细吟出声，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轻微颤抖着，我甚至能感受到突然的紧致感。雪之下的眼神变得迷离起来，脸颊也泛起了潮红。

「雪之下？没关系吧…？」

不会是刚刚做的有些过分了吧？我有些紧张地问道。

「哈…呼、呼…没，没关系…这种程度的话…」

雪之下像是体力不支一般喘息了许久，方才回答道。果然还是在勉强吧？这孩子…真是的，这种时候也…

「笨蛋，没必要勉强…」

「不是…」

她打断了我的话语，然后温柔地搂住了我的脖子，用诉说心愿和真心的语气，坚定地开口。

「才不是勉强…如果八幡没有和我一样得到满足的话…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所以，继续吧。」

雪之下说着，稍微有些吃力地送上了自己的樱唇，吻了吻我的。

「雪乃…」

我心头翻涌着悸动，也不再否定她的坚持，继续了身下的动作，温柔地爱抚着她。

…………

我们把身体交给了本能，室息的频率让我感受到电流般酥麻的快感。而她深深拥搂着我的脖子，把脑袋埋在我的肩窝，甚至开始控制不住在我耳边不断地喘息。

房间里满是羞人的声音和动情的气息，潮水般的快意包裹着我，也传递给怀中的少女。

「唔…！」

像是聚集的风暴一样，我也快到达顶峰，口中下意识地喊着雪之下的名字，她也带着些许哭腔应和地喊着我的。

最后感受到又一次的室息紧致感，我也释放着滚烫，与雪之下一同喘息着，躺倒下来。

…………

处理完事后的些许污秽，我有些关切地问道。

「…雪之下？没关系吧？」

「………嗯？」

看着目光都有些失神，迷迷糊糊回答的雪之下，这个样子怎么看都不像还好吧…果然还是太勉强她了。我有些愧疚，挪动身子她在我怀里躺的很舒服一点，轻轻吻在了她的额头上。

「欧亚斯密，雪乃。」

「……欧亚斯密…八幡…」

…………

AE86 After

翌日清晨。

和胞的阳光透过窗户撒进了房间，我一个人坐在床边揉捏着有些酸疼的肌肉，而昨夜一幕幕再次清晰地闪过脑海。

「好像…做了不得了的事情啊…」

我苦笑着自言自语。

雪之下方才已经醒来，迷迷糊糊地反应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现状，随后脸上飞过一抹红晕，说了一句“我去洗漱”便随手拎过一件衣物遮掩着，逃离似的溜去了洗手间。

「啊…？！」

「雪之下？…怎么了？」

正当我心情复杂之际，洗手间传来了雪之下的惊呼，我心头一紧，从床上跳下去就往洗手间去。

洗手间的雪之下披着一件对她来说有些大号的衬衫，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愣。我才发觉雪之下刚才随手捞过的衣物好像是我的…

她发觉到我转过身来，然后表情从呆滞变为了羞愤，然后努力保持冷静地，一字一句地用平常那种冷冽的语气开口。

「啊啦…？比企谷君…看看你做的好事呢…」

她眯起眸子盯着我，纤细的手指引导着我的视线到她胸口和脖颈处雪白的肌肤…不这时候已经不能完全叫雪白了，因为上面满是我昨夜留下的痕迹，而且这个情况好像光靠衣服很难遮掩住吧？

「啊…？啊…这…」

我尴尬地愣在原地不知回答些什么，喉咙里挤出出几个表明我了解到了情况。

「明明…今天还有入学仪式…你…」

雪之下咬着牙嗔视着我，声音却渐渐放软，看来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

「…嘛，你看…我这里也有吧？昨天你不是把我摔到身下然后…这不是扯平…等下，别瞪我啊！」

我忍不住说了几句烂话缓解尴尬的气氛，没想到雪之下的眼神又冰冷了起来，“再继续说下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想法没由来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好可怕！

「哈…真拿你没办法……姑且，用一下遮瑕膏试试吧…应该不会被看出来…」

「呃？哦…」

她放弃了继续追究我，叹了一口气从化妆包里取出遮瑕，一边说着一边抹在脖颈上紫红色的小草莓上。

我回应了一声就这么傻站着看着她。不知是不是错觉，总觉得雪之下的脸颊有些发红…

「愣在那里干什么，如果你只会扮演雕塑的话建议把呼吸也停下来哦。」

「…啊？哦！那我先走…」

「哈？比企谷菌的脑子已经是单细胞生物的程度了吗…抱歉，不如说是还没有进化出来呢。」

「那你什么意思嘛…」

「…你也快过来抹一点！」

她扶额，用不用质疑的语气命令着。我只得凑近了两步嘀咕着。

「…这个要怎么用？」

「你…你站好，我来帮你抹。」

雪之下用手指细心地抚抹着我脖颈上她留下的吻痕，认真的表情看得我有点发愣。顺着视线往下，是单薄的衬衫领口，还有…

「比企谷君，眼睛如果不想需要了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哦。」

「…嘛，腐烂的眼睛没有捐赠的价值吧…」

被发现了，糟糕！

「说的也是」

...……end...……

【八雪同人】雪之下生日短篇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嗯，哦…辛苦了。」

　　「确实是辛苦了，不如说相当疲惫了呢。比企谷君在数学的理解上还真是灾难性的呢…」

　　「啊，那还真是抱歉了…雪之下老师。」

　　高中最后一个新年，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被雪之下要求着每天下课以后前往她的公寓复习功课。

　　虽然稍微想象过“和可爱的女朋友独处学习”这样的展开，但是雪之下不出意外地，相当地严格，连续三天我们都没有多少空余的时间花在学习之外。

　　即使在是她生日的今天。

　　「那个，雪之下。」

　　「什么？」

　　「这个…嘛，怎么说，生日快乐！而且，作为辅导我功课的回报…所以，不介意的话…」

　　「……谢、谢谢…」

　　我趁着休息的空档取出早就准备在包里的礼物，递给了雪之下。她吃了一惊，稍微有些慌乱但是马上礼貌地道谢并接过。

　　「…可以打开哦。」

　　「啊？好的…」

　　里面是一台小巧的白色kindle，柔软的保护外壳还选取了可爱的卡通英短蓝猫的图案。

　　她的目光柔和了起来，我松了一口气，趁机解释道。

　　「嘛…因为雪之下很喜欢读文库本…而且，稍微观察了一下你好像也没有kindle，所以就决定选它了。总之…用起来会很方便…」

　　「是吗…多谢，那个…我很喜欢。」

　　雪之下指尖抚摸着猫猫的卡通图案，看起来还算满意地回答道。

　　「是吗，太好了…」

　　「但是，比企谷君。」

　　「哎？」

　　「作为生日礼物的话，我很喜欢。但是作为回报的话可能还不够呢…毕竟要辅导比企谷君需要死掉的脑细胞可是相当的多哦？我可是累死了呢。」

　　意识到自己刚刚送出礼物的时候的说法，不小心把自己置于了劣势地位。看着少女露出的有些狡黠的笑容，我试探地问道。

　　「所以？有什么需要我再补偿的？雪之下小姐。」

　　「…说起来那倒是有。」

　　她一边说着，把礼物包装好放在桌子上，然后往我这边稍微挪近了一点。

　　「什么…？」

　　「那个，就是…这个。」

　　雪之下抬眼看了看我，确定我没有避开的意思，突然伸出双手环住了我的脖子，把脑袋埋在了我的肩窝里。

　　「……？！」

　　我一时吃惊地没有出声，随后看见她露出的小耳朵上泛起些许樱红，才反应过来问道。

　　「什…你在做什么…？雪之下？」

　　「………充电。」

　　「……你不会最近在看“宠物恋人”吧？」

　　「………」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感觉我的胳膊好像被掐了一下。

　　我无奈地笑了笑，不动声色地，回搂住了她。

　　啊，猜对了。果然。

　　………………

【八雪同人】短篇 梦

　　“咔哒咔哒咔哒…”

　　是过山车渐渐抬高的声音。

　　昏昏暗暗的路线上，一旁发出古怪提示声的秃鹫机器人指示着人们的视线向上看去。天花板如同怪物张开大口般露出了天空，过山车也随着最后一声咔哒停止上升。

　　要骤降了吗？这么想着，我的身体有些僵硬，一只手也是牢牢握住了扶手。

　　过山车开始缓缓地水平前行着，迪士尼的外景也展现在眼前。海洋公园里类似活火山的景观发出赤红的光亮升起浓烟，大大小小的建筑群也点亮了照明，一如圣诞节的灯火辉煌，而远处还可以望见新都心夜景的灯火阑珊。

　　无数的光芒如同群星一般耀眼，迪士尼乐园的夜景在眼前一览无余。

　　看到这一切，我的心跳稍微平静了些许，思绪复杂地，低低叹息了一声。

　　「呐，比企谷君。」

　　「嗯？」

　　转头望向他，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从栏杆上松开一只手，有些僵硬地，紧紧捏住了他的袖口。不知道为什么鼻子有些发酸，想必眼睛也有点泛红吧。

　　过山车速度渐缓了下来，似乎随时都会落下。

　　「总有一天，你要来拯救我哦。」

　　混合着风的声音，第一次向他说出这样奇怪的请求。

　　捏住比企谷袖口的手突然被挣脱了，惊异之际，他竟反手过来牢牢的将我的手抓在手心里，正当我下意识想挣扎的时候，他有力而又带着几分坚决地把手握得更紧。

　　我抬眼看向他，眼前的比企谷轻眯起眼睛，让人难以发觉他平常腐烂的眼神。然后，他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般，温柔地，回应了我的请求。

　　「不要说以后，现在，如何？」

　　心脏突然狂跳起来。

　　「比企、比企谷君！」

　　「嗯？」

　　「你说话的方式…哈啊？！」

　　突如其来的失重感席卷而来，我连话都没办法接着说完便发出惊呼，被握住的手紧张地也握住他的，如同救命稻草一般。

　　……………

　　过山车缓缓地在最后一段轨道上滑行，而我的手还被紧紧抓住。

　　「差、差劲…比企谷君，太差劲了…」

　　趁人之危什么的。

　　「哦？有吗？」

　　 他把身体凑近过来。

　　心跳从刚刚开始就有些难以平静，我有些警惕地往后缩了缩。

　　他伸出手搭在我身后的扶杆上，将我圈在他臂间的狭小空间里。

　　「…？！」

　　「你雪之下，不就是喜欢我这点吗？」

　　他的脸好近，眼睛里透露出强烈的压迫感，这种感觉只在姐姐身上感受到过…但是说出的话又奇怪地有些温柔和热烈。

　　「我…！」

　　！！！！！！

　　「……？！」

　　倒吸了一口气，我猛然睁开了眼睛。

　　眼前是熟悉的天花板，昏暗的房间表明着连夜晚也依然在沉睡。艰难的摸到手机，忍着有些刺眼的光线看见时间。

　　不过凌晨四点。

　　只是一场梦啊。

　　为什么会梦到那天的场景啊。

　　脸上好像有些发烫，我侧过身蜷起身子，把多余的被角裹在一团抱在怀里。

　　「好难再睡着啊…」

　　…………

　　社团活动时间。

　　下课后便收拾完东西前往侍奉部的教室，敲了敲门后打开，里面熟悉的位置坐着熟悉的少女，她正安静的读着文库本。

　　「啊，来的早啊…」

　　我随意地搭话。

　　「早…比、差劲谷君。」

　　「喂…？这突然的改口是怎么回事？」

　　话说我最近有惹到雪之下吗？

　　「…哼！」

　　雪之下把脸别过一边，我却隐约看见耳朵有些泛红。

　　啊…女人心海底针啊…

【八雪同人】短篇 梦2

　　「我回来了。」

　　熟练地打开公寓的门，奇怪的是玄关到客厅都是一片昏沉的黑暗，而且…并没有人回应我。

　　比企谷…难道已经进房间休息了吗？

　　我换上拖鞋往房间走去，房间的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了门。房间里只有落地灯亮着，光线被半球的灯罩拢抱着，全部撒向沙发的一角。

　　比企谷一手搭在扶手上支起脑袋，倚坐在那里，一旁灯光撒在他身前，他的脸因为并没有被笼罩进入而看不清表情。

　　我稍微松了一口气。

　　「比企…」

　　「雪之下！」

　　他打断了我的开口。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我想要追求的，从你身上我始终无法得到。你知道是什么吗？」

　　「…哎？什么？」

　　比企谷的语气有些叹息，甚至带着几分冷淡。听见我有些紧张的反问后，他自顾自地笑了笑，缓缓坐直了身体，我这才借着落地灯的光线看见了他有些冷漠的表情。

　　我的心里有些莫名的揪紧，手在胸前攥起了拳头。

　　这不是我熟悉的他，这一切…难道是梦？但是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还是说…果然，我这样别扭的人终究是会给他带来困扰吗？

　　“啪。”

　　他打了一个响指，从周围如稠的黑暗中缓缓走出了两个人影，从姿态上可以看出都是女孩子，但是却始终看不清她们的脸…但无一例外的，她们都有着相当傲人的身材，不管是修长的双腿，纤细的腰肢，还是…饱满的胸部。

　　比企谷张开了双手，那两个女孩子顺势便贴了上去，甚至亲昵地搂抱住了他。

　　「…？！比企谷…」

　　「还不明白吗？你…」

　　他眯着眼瞥向我，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指向了我的胸前。

　　冰凉的空气让人有些窒息，我攥紧在胸前的手下意识地揪住了衣襟。

　　「我…！」

　　汹涌的悲哀在胸腹间搅动，想挣扎着说着什么，话语却堵在了嗓子眼，化作了无声的悲鸣。

　　不会的，他不会这样的，这…只是梦而已吧？

　　明明，是他先擅自闯进我的人生还搅得一团糟…

　　明明，好不容易才察觉了自己别扭的心意…

　　明明，只有他才愿意去理解和纠缠我…

　　…………

　　「八幡！！」

　　我猛然睁开了眼睛，大口地呼吸着空气让自己从梦境里清醒过来，借着窗外黯淡的月光看清了熟悉的房间天花板，还有枕边熟悉的他沉沉的睡颜。

　　稍微坐起身，眼角的泪水淌了下来，我却没有擦拭的心思。

　　我有些呆呆地看着熟睡的比企谷，想到方才梦里的种种，再看他睡得和没事人一样，莫名的委屈由心而生。我咬了咬嘴唇，伸出手狠狠地掐了他的胳膊一下。

　　「…？！嘶！好痛！…什么啊？」

　　「………」

　　他从睡梦中惊醒，下意识坐起身张望。我没有说话，等待着他与我对上视线。

　　「雪之下…？你怎么醒着…哎…？」

　　比企谷的表情从惊异变成了疑惑，声音也渐小，然后盯着我仔细看了看，皱了皱眉头，伸出了手。

　　「你…做噩梦了？」

　　「笨蛋…！」

　　他试探性地问道，那只手却温柔地捧住我的脸颊，悄然地拭去我的泪水。

　　鼻子突然酸酸的，感觉更多的泪水即将决堤，不想让他看见我这个模样，我低声念叨了一句就搂住了他的脖子，把脑袋埋在他的肩窝里。

　　「什么啊…？嘛…算了，没关系了哦。」

　　比企谷显然还有些疑惑，但是打消了追问的想法，反手搂住了我，另一只手还轻轻地在我的脑袋和背颈间拍打抚摸，像是安慰小朋友一般。

　　我把头埋得更深，鼻尖是他身上熟悉的混合着好闻的沐浴露的气息，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只是眼窝处有些湿热的感觉，大概是把他的睡衣也沾湿了。

　　「知道了…姑且，让我在保持这样一会儿…」

　　「好好…」

　　笨蛋，傻瓜，八幡！

　　…………

　　「呐，比企谷君…」

　　「什么？」

　　「你是不是喜欢胸部大一点的？」

　　「…………哈？？」

　　…………

【八雪同人】pocky game

「game…？」

「嗯，所以你闭上眼睛哦。」

雪之下紧挨着我坐下，轻眯起眼睛笑着，敦促着我。她的脸上带着些许兴奋的樱色，因为距离很近，甚至可以感受到她甘甜的吐息。

我不禁多看了两眼才有些疑惑地顺着她的心意闭上了眼睛。

「啊，好好…所以？是要干什么？」

不会是kiss吧？不可能吧？

「不许…睁开哦。」

「哦、哦。」

温热的气息混合着少女身上的淡淡香味拂过我的鼻尖，我顿时觉

得耳朵有些发烫，皱了皱鼻子答应着。

不会吧？难道真的…

“噗”

嘴里触碰到了一根细长状的物体，正当我疑惑的时候，口中化开了丝丝巧克力的甜味。

我睁开了眼，雪之下玩味般狡黠地注视着我，手中拿着一根pocky...

「啊啦，pocky game。怎么了？某某谷君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吵死了」

我掩饰着羞窘，从雪之下手中叼走那根pocky别过脸去。

「稍等一下，比企谷君。pocky game可不是这么玩的哦，得这样…」

「嗯？什、什…」

雪之下伸手掰过我闹别扭转过去的脸，嘴上这么说着。

然后，她眯起眼睛咬住了pocky的另一端。

“咔…咔…”

是pocky被她咬下的声音，而雪之下精致的小脸也离我的越来越近，甚至到了呼吸相闻的地步。

好近，越来越近了，太近了吧。

我的心脏在狂跳。

“咔。”

有些颤抖着，我不小心咬断了我的那一端。

雪之下挪开身子，把剩下的pocky:送进嘴里，把垂下的发丝撩到耳后。她的耳根似乎也有些发烫，发丝间的手指不安分地搅动着。这家伙明明不也在害羞不是吗？

「你输了哦！」

「哦、哦…」

我勉强地回答着。而雪之下似乎很开心的样子，攥起小拳头认真

地望着我说道。

喂，值得这么高兴嘛，好胜心太强了吧这孩子。

「…总觉得比企谷君还不服气的样子。」

「并没有哦。」

惊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哪来的不服气哦。

「好…那么…」

「…？！」

心跳停了一拍。

嘴唇上是柔软的触感，还残留着巧克力味的甜分。

啊，明明我早就输了啊，彻彻底底地。

【八雪同人】来一起看恐怖片吧

　　「哎？家庭投影…」

　　「是呢，是大学社团活动那边中的奖品…」

　　「嘛，姑且公寓的客厅也有一面白墙，应该也用的上的吧。」

　　我挠了挠脑袋，翻弄着雪之下带回来的这个小巧投影仪。话说这个要怎么用啊？总觉得很复杂的样子。

　　「那不挺好吗，没有课或者休息的时候可以看一些老电影…一起，毕竟看电影比看书感官上更直接吧。」

　　「…也是呢。」

　　雪之下平日里就很喜欢读书和看电影，那些比较有名的古典文学和英美文学作品，还有各种影视作品她都多少有了解过。若不是我因为没有朋友的缘故经常窝在家里看书之类的话，我甚至觉得都跟上她的思路都有些困难。

　　但是这种事情，其实要说困难的话不如说是有些自豪。如果我随口说出的一些晦涩的梗能有人不需询问就能意会的话，我简直就要感动死了。这就是孤高之人间的认同感哦。这么说的话雪之下应该对我感激涕零才是，嗯。

　　「比企谷，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吗？」

　　「姑且一下子没有想到呢…总之看看这个怎么安装起来吧…而且这个是不是可以连上网络的？那样子应该就很方便…」

　　「这样啊…原来如此，想不到你还挺擅长捣鼓这类东西的…我还以为比企谷君的大脑要更原始一点…。」

　　「喂，不要那么若无其事地说出那么伤人的话好不好。」

　　这家伙，即使在一起这么久了，在我这里爱逞口舌之利这点还是没有变呢。

　　「这样就OK了吧。」

　　「这里，遥控器。」

　　「噢，多谢。」

　　「我去把窗帘拉上。」

　　………………

　　一番折腾之后，我与雪之下窝在潘先生款式的懒人沙发上，翻找着有兴趣的电影，但是…

　　「为什么大多是一些惊悚恐怖片的资源啊…」

　　这种时候不应该看一些温情的爱情的啥的吗…怎么回事这个投影。

　　「那个…恐怖片，尝试一下的话，或许也可以…」

　　「认真的吗…？你本来就不擅长这类的。」

　　「不要紧的吧，比企谷君也在这里…而且恐怖片的话也有很优秀的作品，不应该太挑剔的…」

　　「挑食确实不是好习惯…」

　　但是也不要太勉强啊雪之下，说着说着身体就靠过来了。

　　「没关系…所以，那就这个吧…」

　　「《招魂》…吗？」

　　温子仁的经典作品啊…

　　「嗯…听说里面没有人死掉，所以应该…不会很吓人，不要紧…」

　　「…这、这样噢。」

　　但是听说正因为没有人死掉但是依然很吓人所以才很出名哦。

　　「那就这个了…」

　　「好…」

　　胳膊被悄悄搂住了。

　　……………

　　「雪之下…」

　　「什么？」

　　「应该还没到吓人的片段吧…而且你这样能看得见吗？」

　　「…吵死了，笨蛋八幡！」

　　「不是…这样我要被你勒死了啊…」

　　抱的太紧了啊，雪之下！

　　………………

【雪团同人】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由比滨同学…」

　　「嗯？什么？」

　　我叫住了前面走着的茶色头发，扎着蓬松团子头的少女，她停下了脚步回过头看向我，脸上挂着不喜不悲的笑容。

　　我轻轻捏起了拳头，另一只手把垂下的发丝撩到耳后，开口道。

　　「那个…就是关于你的愿望。」

　　「嗯。」

　　「你的愿望还还没有实现吧，所以，我…」

　　「小企也是这么想的吗？」

　　由比滨打断了我的话，将目光垂下来，清晰地说道。

　　「…是。」

　　「这样啊…」

　　「这是我的愿望…所以，在力所能及的程度的话，我一定会帮你实现的，他也会。」

　　「确实是小雪乃的风格呢…但是，那就算了吧。」

　　她抬起了头，还是那样看不出悲喜的笑容，清澈平静的眼睛如同秋水。

　　「就这样的关系就足够了…而且，我已经决定翻过去这一页了，所以…这样就够了。如果还继续优柔寡断的话，还对你们抱着这样的感情的话，一定会被大家念叨…明明读空气是我擅长的事情。」

　　「可是就算是这样，只要问心无愧，他人的言语…」

　　「那如果…我问心有愧呢？」

　　「………！由比滨同学…」

　　说不出话。

　　甚至不知道用什么言语将对话继续下去。

　　攥起的拳头下意识捏紧了，指甲微微陷进掌心，刺痛着我的神经。

　　「没关系呦，小雪乃。」

　　她终于扬起往常一样的笑容，甚至让人察觉不到语气里有些令人刺痛的悲伤，再次开口。

　　「我喜欢你们两个人，小雪乃还是小企，都是我珍贵的朋友。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助的话，你们一定会来帮我的。所以，现在的话…这样就好。」

　　「那么，就聊到这里吧。我呀，要回去和妈妈学习料理了，等我的料理水平赶上小雪乃了，你们再来尝尝我的手艺吧！约好了哦！」

　　「……嗯，约定好了。」

　　「呐，晚安。」

　　「…晚安。」

　　互相道别转身之后，我垂下头，泪水再也没办法控制地淌了下来。

【八雪同人】即使他们依然小吵小闹

「我不能认同！你的做法…」

　　雪之下抬起头，轻轻蹙起眉头望着我。

　　「你明白的吧？…如果你还是只会用那样的办法，事情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妥善解决。」

　　严厉的话语刺激着我有些发麻的神经，我不禁感到一阵头疼，甚至如同咽下苦酒一般产生了些许呕吐感。

　　由于被工作上的棘手事件折腾得有些烦躁，我的心情也糟糕到了极点。好不容易临时修改了策划稳定了事态，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做出这种决策时候也做好了签下对赌协议的觉悟。

　　嘛，搞不好会丢掉工作吧？

　　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一眼看出我不寻常的状态的雪之下关切地询问了我项目的进展，而我也只好如实回答。

　　「没办法的事吧，毕竟是个很重要的项目…」

　　「可是这种时候应该由公司的名义站出来，那样你…」

　　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因为这样决策的结果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不悦的情绪随着头疼蔓延着，我不自觉地攥起拳头，甚至觉得自己的面容也因为煎熬而扭曲，于是我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

　　「所以说，这是我公司的事情，你完全不了解具体情况…」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隐约有些后悔，随后目光转过去与雪之下的对上，只看见一对清澈冷冽的眸子，看似面无表情的熟悉脸庞，却让人觉得隐藏着令人发怵的恼火。

　　我有些恍惚，这样的表情似乎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

　　可是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了，我的身体也拔高了不少，肩膀也更加宽阔，甚至如果两三天不打理的话就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迅速长出胡茬。

　　我无言地望着雪之下，现在的她站在我面前几步，比起高中的时候还需要稍微抬起头才能与我对上视线。

　　她像是要咬破嘴唇般地紧紧抿着嘴，喉咙里隐约想挤出什么，雪之下注视了我许久，最后却一言不发地转身。

　　「…我先去休息了。」

　　冷淡的声音传来，随着一声“咣”的关门声，雪之下从客厅里离开了。

　　「呼…」

　　我短吁了一口气，松开了紧握的手，潮水般的疲惫汹涌上来，我脱力地坐倒在沙发上。

　　………………

　　今天是周五，而雪之下已经整整两天没有理我了。

　　我靠坐在沙发上，释放着一周工作的累倦。工作的进展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事实上公司管理层也迅速做出了反应而站了出来，对我及时止损的补救决策表示理解，但是这样独断的决定还是由我的上司给了相应的提醒。不过好在是结果还算不错。

　　我们如同平日一样吃饭工作休息，只是这两天连必要的交流都没有，雪之下甚至连眼神都没有与我对上过。

　　真是狠心的女人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解释事件已经解决了，而且其实我心里早就有数，并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看来只能等她气稍微消了点吧？我偷偷瞥向坐在沙发另一角的雪之下，无奈地这么想着。

　　客厅里十分安静，只有雪之下沙沙的细微翻书声，而我则百无聊赖地划着手机，明明应该还是在吵架，但却感觉不到尴尬的气氛。

　　“噗”

　　雪之下合上了书，起身把视线转我，目光却依然有些冷漠。正在我好奇她接下来的行动时，雪之下缓缓走向我，一边解开了胸前衬衫的纽扣。

　　她把我的惊讶全部收入眼中，神色却未曾改变，走到我面前时，雪之下已经把纽扣全部解开。深色的胸衣，更衬托着如雪般洁白的肌肤全部呈现在我的面前。

　　「雪之下…？」

　　「今天是周五。」

　　她眯着眼盯着我，淡淡地说道。

　　我才反应过来，平日里由于第二天不用工作的缘故，我和雪之下几乎每个周五都会好好亲热一番，而工作上的烦心事也往往会一扫而空…

　　「你…消气了？」

　　「没有。」

　　她迅速并冷淡地回答道，也没有等我回应的意思，身体俯了上来。雪之下一手搭在我肩头，而另一只手则探到了我的脑后，揪住了我的头发，轻微的疼痛迫使着我不得不仰起头与她对上视线。

　　「嘶…不是说好，不把平时的不愉快带到床上来吗？」

　　我吃痛，配合地扶住雪之下纤细的腰肢，开口道。

　　她只是轻蹙眉头，并没有理会，自顾自地低下头，带着有些恶狠狠的气势咬住了我的嘴唇。

　　「…这不是床上。」

　　含糊地，从雪之下的嘴里吐出一句话。

　　这家伙，还真是别扭啊…虽然我也一样就是了。

　　………………

　　「雪之下。」

　　「什么？」

　　「抱歉，前天是我语气太冲了…而且我没有好好说明白，其实我已经及时与公司高层联络了，我也并不会那么傻地直接把自己牵连进去…所以，没关系。我已经不会用像之前那样的做法了。因为现在，一直有我在意和在意我的人看着我…」

　　我低头轻轻啄吻了下雪之下的樱唇。

　　「…………是吗。」

　　「所以，你现在消气了吗？」

　　「…还有一点。」

　　「嗯…那，再做一次吧。」

　　「什、比企谷，唔…」

　　果然体力还是雪之下的弱点啊。

　　………………

【八雪同人】但车速不会停歇

下唇被咬得有些刺痛，显然雪之下正在不留余力地表达着对我的不满。

理亏的我并不敢有太大的意见，任由她啃吻着，尽量配合地回应。扶住她腰肢的手微微用力，让她俯身的姿势不那么费劲，而雪之下也察觉到我的小动作，干脆地贴近几分，直接跨坐在我的大腿上。

唇分，她白皙精致的脸颊上稍微带上了几分樱红，眼神却依然保持着冷淡，手上的动作更是不停，甚至带着有些强硬的姿态扯开我的领带和衬衫纽扣。

感觉像极了一只炸毛撒气的小猫。

果然，小猫再次俯下身子，只是这次对准了我的肩颈。

「嘶……！」

雪之下报复似的嘬咬着，在我薄弱的颈部皮肤上留下深红的痕迹，柔软的唇舌寻找到我肩膀比较厚实的地方，重重地咬了下去。我倒吸一口凉气，肩头传来轻微的痛觉，揽在雪之下腰上的手也下意识地扣紧，试图提醒她口下留情。

「哼…」

听闻到雪之下温热鼻息间的一声轻哼，她也是放过了我已然被留下串串吻痕和可爱牙印的肩头，直起身将有些凌乱的发丝撩至耳后，轻眯起眼睛俯视着我，俨然一副傲然姿态，似乎在惩罚我之前的过错。

我心里无奈地笑笑，太过熟悉雪之下的意图，手臂收紧了几分，让彼此的身体贴合地更近。

现在轮到我的回合了，该好好取悦一下生气的小猫了。

我将身子迎上去，从下方接住了雪之下温软精致的樱唇，置于她腰间的手也缓缓行动，探入她解开的衬衫下摆，如同给猫猫顺毛般温柔地轻抚着她细腻的背部。

唇间是雪之下甘甜的吐息，指腹感触着如同牛奶般柔滑的肌肤。

从微微突出的蝴蝶骨往下，是紧致的没有一丝赘肉的腰身。即使早就不是初次了解到雪之下绝美的背部曲线，我游走的指尖依然沦陷于她背沟到娇翘小屁股间的惊人弧度。

力道恰到好处的轻抚让她有些兴奋的战栗，她原本有些强硬的姿态也稍微放软下来，甚至探出小巧可爱的粉舌轻轻舔舐我方才被咬得有些红肿的下唇，也与我的相互交缠。

尽管已经无数次感叹过雪之下这些年成长地愈发动人，原本瘦削的身子也稍微变得玲珑有致，但我依然每每无意识地痴醉于她的一切，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病态了…这样痴迷雪之下的比企谷八幡，哇，听起来好恶心。

不过这也不能怪我吧，谁教她从初见就盘踞在我的心里，让我越来越喜欢得无法自拔了。

我抚过雪之下诱人的腰窝，胡思乱想着，心里暗自叹息。

「你不专心。」

她停下了亲吻，微微蹙眉地盯着我，看来是发现了我动作上的迟疑。

「这种时候还在分神？看来我不够努力…」

雪之下把再次眼睛眯起危险的弧度，抓过我的领口就褪去了我的衬衫，随后纤细的指尖从我的胸口顺着往下…解开了我的腰带。

我有些愣愣地望着她的动作，今天的雪之下意外地主动，心里升起了想把她这样的姿态尽数收入眼底的想法，我深吸了一口气，任由她行动。

眼前的可爱女人此时好像有些兴奋，她再次俯下身吻在了我另一边肩颈，像是要在我身上每个地方都打上印记。我能感受到她湿热的鼻息游动着，混合着让人酥麻的啃吻，刺激着我有些被点燃的神经。

她一路往下，来到我变得有些宽厚的胸膛，然后恶作剧一般，吻住了我胸前的弱点。

「…咕呃！你…」

我下意识地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惊讶于她的大胆，以及过于刺激的感觉顺着神经末梢直至脊髓，甚至连身体都随之紧绷起来。

雪之下并没有停下，甚至空出另一只手继续往下，青葱指尖在我还算结实的腰腹间比划着圈圈。撩人的逗弄让我有些兴奋地战栗，我的呼吸也变得粗重。

嘴上虽然没有说出求饶，但是扣在雪之下后腰的手已然用力收紧，我的指尖也微微陷入她腰间紧致弹性的肌肤，用这样的动作示意着投降。

再让她继续下去的话我怕是要先失去理智了。

「哼…怎样？服软了？」

感受到我的用力，雪之下停下动作起身，脸颊有些泛红，却带着胜利者的眼神望着我。

「…这种事还早吧。」

我稍微得到了喘息的空间，说着嘴硬的话。

「是吗？那么…」

雪之下皱了皱可爱的小鼻子，眼神往下瞥过，她的小手按在我的下腹，离我压抑着的火热不足三寸…

她看起来有些犹豫，但是依然借着氛围缓缓的向下探…我赶忙抓住了她纤细的皓腕。

再被雪之下牵着鼻子走的话，恐怕真的要丧失掉主动权而丢盔弃甲了。

「别动…轮到我了。」

我沙哑地开口，能感受到喉咙有些干燥，甚至血液也开始升温。

压抑住难耐的冲动，我顺势将雪之下的小手别在她身后，像她方才的样子，啄吻在雪之下修长白皙的长颈上。

鼻尖触碰到她细嫩的肌肤，还带着淡淡的好闻的肥皂香味，我有些贪婪地汲取着，用唇齿轻轻在上面留下浅浅的轨迹。

怀中的爱人有些难耐地扭动着，耳边是她细碎的呼吸声，我并没有停下动作，另一只手探到雪之下的背后，用熟练的手法悄然解开了她胸衣的背扣。

「啊…」

清楚地听闻到雪之下口中逸出的惊呼，我心中冒出小小的得意，挑衅地在她精致的美人骨上轻啃一口。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手的？」

「嗯…？也不是太难的技巧吧？如果了解过结构的话。」

我起身，有些无辜地对上了她有些羞怒的水润眼睛，装作不在意地偷偷褪去她的上衣，还有胸前的遮掩。

那一瞬间我的呼吸凝固了一般，连心跳也暂停了半拍。无论多少次目睹过这样绝艳的景象，我仍然不自觉地被她深深吸引。

如今的雪之下已经多少摆脱“关东平原”的称号，不得不感慨基因的强大还是值得期待的，或者说我姑且也有功劳？

「看够了没有？」

「还没……？嘶，疼疼疼…」

正当我有些回味的时候，雪之下伸出手在我腰间的软肉上狠狠掐了一把。我吃痛，伸手抓住她的，悻悻地望着她。

「嘛……雪之下的话，怎么会看得厌。」

这个时候可不是说烂话哦，这是八幡的实话，嗯。

「……别以为油腔滑调的就会有用、唔…」

雪之下没好气地回答，手上却放松了力道。

不等她说完，我直接夺过了雪之下的吻，手臂也稍微用力，将她拥入怀中，仿佛要让她融化入我的骨血里。

我的手游动着，羊脂白玉般的手感叫人爱不释手。细密的吻也逐渐往下，从绯红的脸颊，到小巧可爱的耳垂，再到笔直的锁骨，最后到初春化雪般白皙的胸口，留下樱红的吻痕。

大脑已经有些无法思考，带着暖昧的气势，我攀到了雪之下恰好一手掌握的柔软，唇齿也向下，尽量温柔地吻住了那枚朱红。

「…嗯？！唔…」

她习惯性地咬住下唇，压抑着颤抖和甘甜的吐息，但是我能感受到雪之下的身体已经开始兴奋地战栗，肌肤相亲之处火热得发烫。

气氛变得暖昧不清，我的鼻尖也尽是她的气息。

良久，我停下肆虐的动作，望着怀里一副快要融化掉的表情的雪之下，下意识地咽下一口唾沫缓解喉咙的干燥。

「…差不多了吧。」

我开口，抱紧着她站起身，从沙发台桌的药箱里取出一个小巧的包装盒。

她粗重的喘息也稍微平静了下来，知道我接下来的行动，轻声说道。

「没关系吧…今天的话，是安全期…」

「……才不是这回事吧？而且万一出了意外对你来说也很困扰…你的体质也不是很棒的那种。」

说到底我们方才开始社畜生活不久，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操劳，按雪之下的体质完全没有迎接新生命的精力…嘛，当然我也没有准备好就是了。

「而且…真的出现这种意外对雪之下的身体也会有很严重的不利，这一点我是绝对不是让它发生的。」

啊，这句话在八幡语录里得分很高。

「……这，这样啊…说的也是。」

她愣了一会儿，继续把头埋在我的肩窝，细声软语地回答。

总觉得雪之下的语气稍微有点害羞了，可是八幡太了解雪之下了，这一点完全瞒不过我的哦。

抱着雪之下转战到了卧室，我轻柔地褪去了我们之间的最后防线。做好万全准备后，我像之前所有次一样，温柔地亲吻着她，拉过她的手相扣，循序渐进地爱抚着她每一寸肌肤，最后水乳交融一般再次结合在一起。

「哈啊，嗯…」

「雪乃…」

空气里充斥着荷尔蒙的反应，细密的喘息有些磨耳，我跟随着紧致的律动和节奏，在雪之下耳边轻唤着她的名字。

「八幡…」

「…嗯？什么…」

「我…到我的回合了。」

「啊？诶？？」

我还没反应过来，被搂住的身体就一阵翻滚，我就这么被雪之下骑在身下。突然的动作过于激烈，我居然有一瞬间感到有些令人室息的快感。

啊，合气道小姐宝刀未老。就是我的腰…

她潇洒地撩了撩头发，双手撑在我结实的胸膛，绝美的身体曲线在我眼里一览无余，我有些看得愣神，恍惚记得雪之下好像还挺擅长骑马的…不不不，这是什么变态的想法快给我忘掉。

雪之下并不知道我古怪的心思，只是努力地控制着身体，感受着我的温度。

我也配合地扶住她，尽管我的心头也如同被蚁虫啃噬般难耐，电流般的快意从被她温柔包容处传递到四肢百骸，我咬着牙，呼吸愈发粗重了起来。

「嗯啊…」

还是雪之下先稍微有些失守，她的眼神突然飘忽了一瞬，身体有些无力支撑，我缓缓起身从下方将她接入怀里。

「雪乃…？」

我带着有些挑衅的口吻，轻轻律动着身子，感受着深处的温软。

「…？！你？」

雪之下咬唇，看起来并没有服软的打算。

「我还没有结束啊…」

声音有些沙哑，我按捺着火热的意识和本能，将身体已然发软的雪之下侧抱放倒在床上，随后从后方，再次不分彼此。

「…！！嗯…」

她把头埋进了被子里，只能听见一声细微的低吟。

我只觉得如同风吻皱了山间清泉，雨抚湿了叶间樱花般细腻的包容，感受到她前所未有的温柔紧致。

心里汹涌的火热只化作满腔爱意，我附身贴上她的背，从后面轻轻啃着她泛红的可爱耳垂，细细呢喃着。

将她的手覆上相扣，我动情地吻在她光洁滑腻的背上。

炙烫而室息的节奏袭来，我也能清楚地感知到雪之下梨花带雨的表情下，也是行至终章。

「雪乃…我好爱你…」

「…笨蛋、八幡，嗯啊…我也是…」

她有些勉强的侧过身，捧过了我的脸，与我唇齿相依在一起。

………………

「雪之下。」

「什么？」

「抱歉，前天是我语气太冲了…而且我没有好好说明白，其实我已经及时与公司高层联络了，我也并不会那么傻地直接把自己牵连进去所以，没关系。我已经不会用像之前那样的做法了。因为现在，一直有我在意和在意我的人看着我…」

我低头轻轻啄吻了下雪之下的樱唇。

「…………是吗。」

「所以，你现在消气了吗？」

「…还有一点。」

「嗯…那，再做一次吧。」

「什、比企谷，唔…」

果然体力还是雪之下的弱点啊。

我心里暗自想着，趁机再次翻身将她搂在身下，堵住了她初春花瓣般美丽的唇。

没错，我早已不是孤身一人了。

不再有那样扭曲的充满诡辩自我欺骗。

也不再沉溺在隐瞒的一直回避的选择。

即使可能会这样小吵小闹下去，但是，我也一定会和雪之下雪乃这样一直纠缠下去。

谁叫我从一开始就喜她成疾，药石无医了呢。

end

【八雪同人】雪之下的日常也并不平静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同学们回去要好好复习功课哦。那么，明天见。」

　　「老师明天见～」

　　年轻的国文课老师轻轻推了推眼镜，温柔地与班上的学生们作别，学生们也一致地作回应。

　　我合上书短吁一口气，稍微闭目缓解着一整天课程带来的些许疲惫。

　　安静的气氛也活跃了起来，同学们也三五成群地陆续离开了。当然，悠闲地在教室里有说有笑的人也有，在去社团活动之前先愉快的扯着乱七八糟的话题的孩子也大有人在。

　　无非是大概“前几天上映的新电影”，“Carrefour的新品好好吃”，“啊石原姐姐的新剧太棒了”，“诶？牧野同学跟安藤同学表白了吗”，之类女孩子在一起会叽叽喳喳讨论的话题。

　　不是很擅长这样有些嘈杂的氛围，我无奈地轻蹙眉头，睁开眼睛开始收拾课桌。

　　「啊，雪之下同学要去参加社团活动吗？」

　　「诶…姑且是要去部室。」

　　清脆的女声从旁边传来，我抬起头，面前凑过来的是班上的小林同学。她留着齐肩褐色中长发，发梢细心地用卷发棒烫出了几分可爱的纹理，精致的细框眼镜平添了几分文系少女的安静。

　　联合舞会还有事后的文件需要处理，多亏了平冢老师还有学生会的认可，侍奉部部室姑且还可以继续使用。

　　说起来小林同学虽然看上去斯斯文文，事实上反而有时候是个热心的八卦狂…想到这里我不禁加快了收拾书包的速度。

　　「是吗……？说起来，雪之下同学…」

　　小林同学用可爱的语气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措辞，然后迅速瞥了瞥周围的气氛。

　　我的动作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心里莫名的意识到某种不擅长的情况，不会吧…

　　墨菲定律，有一方面内容提到过，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雪之下同学，莫非…是和那个比？比企谷同学在交往吗？」

　　「啊…诶？」

　　她压低声音，小心地，试探地向我问道，即使是眼镜也没有藏住后面迸发的好奇的光芒。而且小林同学的声音并没有多小…应该说恰好被周围的同学都听见了。

　　啊…果然。

　　教室出现了一瞬间的沉默，然后声音突然又嘈杂了起来，充斥着各种叽里咕噜地讨论声。

　　「诶？？比…比什么？那是谁啊…」

　　「……啊是不是联合舞会那个？还有文化祭那次那个男生啊？」

　　「不是吧——不可能吧？吧？雪之下同学诶，一定会被否认的吧…」

　　「真的吗…！我之前在东京湾的海滨公园似乎还看到过雪之下同学和…」

　　我有些紧张地捏住了手，明明之前被一色问过这样的问题，可是那孩子也没有打出这样的直球…

　　怎么办？要否认吗？明明他还没有说过“我喜欢你”的字眼…可不能轻易放过他。

　　但是直接否认的话…是不是不太好吧？如果被知道了比企谷君虫子一样脆弱的精神会崩溃的吧？毕竟我们…确实…

　　啊啊…好像去死啊…猫猫神明快来救救我。

　　在我呆住胡思乱想的时候，周围已经诡异地悄然安静了下来，能感觉到大家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

　　不行…得说点什么。

　　「啊…那个，该…怎么说明呢？姑且，不是那样的关系…但，但是更像partner那样的关系吧？嗯…」

　　混乱着，这个词就自己蹦出来了。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的表情，但是一感觉定很僵硬，更重要的是当小林同学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袋就有些嗡嗡作响甚至有些迷糊了…

　　而且小林同学似乎和其他同学也陷入了混乱，我只隐约听着女孩子们发出惊异又兴奋的悲鸣，还有稀疏的“不会吧？！”，“那个男人！不可饶恕！”，“啊…雪之下同学耳朵都红了”之类的声音，就好像出现了blockbuster那种感觉。

　　实在难耐这磨人的气氛，我只得道了一句「我还有事…失礼了。」快速离开了教室。

　　呜啊啊啊，都怪你比企谷！我心里暗自咬了咬牙。

　　…………

　　「这家伙…居然没有到吗？」

　　我挠了挠头，对着锁着门的部室自言自语。

　　平时的话雪之下一般都会率先到达部室然后开门，今天因为什么耽搁了？

　　「啊啦，比企谷君。」

　　正当我考虑要不要去取钥匙的时候，身后传来了雪之下熟悉的声音。

　　我转身，少女安静地站在我的身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爬了楼梯的缘故，雪之下的脸颊有些泛红，微微湿润的眼睛柔然地注视着我。

　　雪之下手上正拿着部室的钥匙，好像是思索了一会儿，把它递给我了。

　　「给，钥匙。」

　　「噢，噢…」

　　我收回有些看呆的视线，随口搭着话。

　　「今天怎么来的比平时晚？」

　　「………」

　　“咔”地打开了部门，正当我好奇雪之下为何没有马上回答之时，后背被轻轻推了一下，顺着这股力道就迈进了部室。

　　「…还不是因为你！」

　　转头看见雪之下顺手关上了门，脸颊的樱红看起来格外动人，嗔视着我开了口。

　　「诶…？」

　　「……在教室被同学问起是不是在和你交往。」

　　「呃…嘛，这，这样啊。」

　　「再说了…」

　　雪之下将眼睛眯起有些危险的弧度，伸出纤细的指尖，像是严厉的责罚一样戳着我的胳膊。

　　「我们有在交往吗？」

　　「诶…？没有嘛？」

　　「有正式说过吗？」

　　「嘛…那好像倒是没有…」

　　「咕…………」

　　她把脸蛋鼓成了包子，更显得白皙的肌肤让人忍不住想轻啃一口。

　　诶？想听什么？正面说的话也太害羞了吧！回想起来会想把过去的自己掐死的。

　　但是，好像她已经先这么说过了，这样的事，作为男人没理由不做吧？

　　叹了一口气，我收回飘忽的视线，柔然地注视着面前的少女，随后如同低喃一般，却清晰地把心意传递了出去。

　　「我喜欢你，雪之下。」

　　她微微睁大了眼睛，眼里突然亮了起来，然后似乎闪烁着泪光一般，温柔地注视着我。

　　「什么嘛…这不是能好好说出来吗？」

　　雪之下宛然一笑，有些羞涩地把脑袋靠在我的肩头。

　　如同春雪消融，涓涓细流尽数淌进我的胸口。

　　啊…糟糕。这下子，我不是完全沉沦了吗？

【八雪同人】（八阳主场）「嘲鸫」「压抑」「救赎」

　　「啊嘞，这不是比企谷君吗？」

　　「…嘶！烫……」

　　小口攫取着冒着热气的焦糖拿铁的我不小心被惊了一跳，朝着声音望过去，阳乃小姐在身后笑盈盈地望着我。

　　「……啊，你好。」

　　什么啊…这个人，为什么无处不在啊？

　　我收回了视线对着咖啡杯僵硬地吹着气，真是不擅长应付这个人…

　　「哎？不要这么冷淡嘛…」

　　阳乃小姐说着从我旁边的座位坐下，然后朝着服务生挥手示意。

　　「啊，一杯摩卡，有劳了。」

　　随后侧过身自然地朝我凑近了几分，而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也萦绕在我鼻尖。

　　「所以？来这里干什么呢？」

　　「……在等人。」

　　「莫非是小雪乃？」

　　「……是、是的。」

　　总有种被逮个正着的感觉…虽然联合舞会后阳乃小姐姑且也知道七七八八了。

　　「这样啊，是约会啊！看来姐姐来的不是时候。」

　　「……」

　　阳乃小姐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爽朗地回答道。

　　不知道回复些什么，我只得沉默着低头嘬了一口拿铁。

　　「…小雪乃，也成长了呢。还是说…」

　　阳乃小姐继续念叨着，但是话说到一半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沉默，强迫着我不得不把视线转向她。

　　意外地发现她的眼睛里不像平常，而是和雪之下一样的清澈冷冽，有如冰泉流水一般。这时，阳乃小姐和我对上视线，才接着开口。

　　「…从比企谷君这里寻求到了拯救呢？」

　　我心头一揪，没能准确理解到阳乃小姐话中的深意。

　　「……那是什么话…」

　　「没什么。」

　　她只是摆了摆手，随意略过这个话题。

　　「说起来，比企谷君看过《杀死一只小嘲鸫》吗？」

　　「看过…那个关于克服偏见的故事？」

　　「嗯…不过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阳乃小姐轻轻摇了摇头，接着说道。

　　「只是想到了嘲鸫而已…那么你知道嘲鸫象征着什么吗？」

　　「……天真无辜者？」

　　「噗，真不愧是比企谷君呢…啊，多谢。」

　　她轻笑出声，从服务生的托盘接过摩卡。

　　「嘲鸫也叫反舌鸟对吧，擅长模仿其他鸟的叫声…单从讨人喜爱这个点上和小雪乃倒是有些相像呢。」

　　「……嗯…哦。」

　　大概意识到她含糊不清的表述，我却仍不知道说些什么，从喉咙里勉强挤出几个音节表示正在听着。

　　阳乃小姐并没理会我，只是低头轻轻嘬了一口摩卡。

　　「不过啊，越是喜欢就越让人难以压抑住想去扭曲它的冲动…」

　　说出这样恶劣的话，眼神依旧平静而温柔，甚至带着些许怜悯和冷漠。

　　没有评价她们姐妹关系的立场，我再次陷入了沉默。

　　察觉到安静气氛的阳乃小姐放下了杯子，有些过度反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开朗的声音开口。

　　「但是，多亏了比企谷君呀，这不是和小雪乃顺利地进展着吗？因为小雪乃很别扭所以要麻烦你多照顾啦。」

　　「……啊，嗯。那种事…不，不是那种事吧。」

　　感受到混合着香风的拍打，我坐直了身体。

　　「很别扭这点我姑且是知道的…而且雪之下…就是雪之下而已，并不是什么嘲鸫吧…在我这里的话…」

　　后面的声音有些小，但是阳乃小姐应该能听见。

　　对方似乎没有意识到，稍微愣了一会儿，随后更大力地拍打着我的肩膀，嘴角带着有些古怪的笑意。

　　「哈哈哈，说的也是呢…小雪乃还真是幸运。嗯，总觉得让给小雪乃有点可惜…」

　　喂…这是什么危险的发言。

　　阳乃小姐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起身朝着我挥了挥手。

　　「我差不多该走了，比企谷君如果要是敢欺负小雪乃的话姐姐可是饶不了你的哦！下次再聊吧。」

　　「…才不会的吧，那种事。」

　　而且还是不要再聊了，感觉一定会折寿的。

　　…………

　　「…比企谷君。」

　　「噢，你来啦。」

　　「嗯…等了很久吗？」

　　「没，只是喝了点东西。」

　　「这样啊…哎？」

　　我起身，自然地朝她递出手。

　　「走吧。」

　　「嗯。」

　　手心里感受到了她柔软的温热。

　　…………

【八雪同人】黄昏

　　高中最后一个春天开始了。

　　无论是教室里洒进来的细腻阳光，还是窗外那些虽未开盛，却含笑飘扬的樱花，都吐露着初春的气息。

　　下午只有一节课，一板一眼的国文老师的讲解让人多少有点乏味，我不由得开始胡思乱想。

　　京叶线的高架天桥，胸口被抵住的温热重量，海滨公园里贴近着的亲昵距离……

　　没有由来地，片段的记忆如同老式放映机的胶片一样显现在脑海里。即使最近已经很多次回放着这样的场景，我心里依然泛起羞耻又做作的困扰。

　　那个身影总是不经意间飞进我的思绪，每每想到的时候甚至脸上还会不自觉的露出无可救药的表情。

　　从回忆里惊醒过来，我晃了晃脑袋猛得坐直身体。讲台上的中年大叔依然一字一句地念着讲义，下课的时间也快速地接近着。

　　轻轻叹了一口气。

　　最近的我，有了特别在意的人。

————————————————————————

　　高中最后一个春天开始了。

　　从去往侍奉部部室所在的特别教学楼的走廊往下看，是被四角形校舍环抱出的中庭，而放学后的庭中花坛尽是绿绿莺莺的景象。

　　一会儿…他也会来部室吧。

　　望着校园里课后成群结队地参加社团活动，或是扎堆有说有笑的学生们，我不由得思绪开始飘飞。

　　手腕被他捏住的温度，靠在他胸口时说出的古怪措辞，舞会朦胧夜色下的「我喜欢你」……

　　回忆不由自主地涌进脑海，才过去不久的画面一遍遍地在心里反复着，我不禁感到有些难耐地抓紧了书包背带。

　　这些天那个人总是擅自地闯进我的思绪，虽然有些难以启齿，但我算是让切身明白了书中所谓的“少女心事”是怎样的体验。

　　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不小心走过了侍奉部的部室，我下意识地按了按太阳穴，苦笑着往回走。

　　最近的我，有了特别在意的人。

————————————————————————

　　宽敞的部室里格外安静，只能听闻“沙啦沙啦”的纸页摩擦声。

　　我和雪之下相隔一把椅子的微妙距离并排坐着，桌面上是成堆的联合舞会后待处理的文件和收据，还有二人手边精致的马克杯，里面琥珀色亮丽的红茶仍微微冒着热气。

　　方才随意又自然地闲聊了一会儿，便默契地进入了工作。文件的数量看起来相当繁重，但好在时间上并不紧张。

　　即使大部分时间在沉默着，不紧不慢地处理着手头的工作，偶尔会互相抱怨一下某些地方的繁琐，但我莫名地适应与雪之下相处的空间。

　　趁着转头取新的文件之时偷偷瞥了一眼她，少女轻蹙起好看的眉头在纸页上做着注释和记录。那副极为认真的模样让我不敢多看，害怕她会察觉到然后干脆地数落我工作摸鱼。

　　心里有些愉悦地哼着不知名的曲调，我继续处理手上琐碎的杂务。

　　「呼…嗯……！」

　　雪之下短吁了一口气，放下笔，像午睡后的小猫一样伸了一个懒腰，释放着久坐的疲惫。余光望去是总武高的校服下优美的身体曲线，我忍不住被吸引过去多看了两眼。

　　「我这边…今天的部分已经审理的差不多了，你呢？」

　　「喔…喔，还有一些，不过很快就能结束了。」

　　趁着没被发现我收回了目光，顺着她的话回答。

　　「这样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好了。如果睡着了记得在放学铃之前叫醒我哦。」

　　「啊…？哦、哦，好。」

　　稍微思索了一下，雪之下带着笑意，用有些俏皮的语气说道，然后悄然轻趴在了桌子上。

　　总觉得平时端庄宁静的她，很少会摆出这样的姿态呢，我略微有点惊讶，却还是答应了下来。

　　雪之下似乎心情不错地小声哼哼着，开始闭目养神。

　　其实也不过几分钟，今天要处理的分量也是结束了，我轻呼一口气转过头。

　　「雪之……」

　　我立刻收住了声音，甚至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一旁的雪之下安静地搭在桌子上小憩，环抱的手臂间露出半个脑袋，以及睡得相当安稳的精致的脸蛋，细细听闻间甚至可以感受到她平稳的呼吸。

　　窗外的夕阳将金黄色的光线洒在雪之下的身上，因为空气中细微灰尘产生的名叫“丁达尔效应”的现象，无声地添加了几分静谧的气息。

　　我看得心跳有些加速，也并不舍得唤醒雪之下。

　　柔顺的发丝在黄昏之下像是会发光一般映出金色，更显得肌肤的白皙细致。她的睫毛好长，随着呼吸轻轻颤动，可爱的小耳朵大概是被光线照射得有些泛红。

　　那样绝美沉静的睡容，多希望这样一直看下去，刻在记忆里。　　拜托了，铃声…

————————————————————————

　　他…是在看我吗？

　　我闭着眼，不敢做多余的表情。藏在臂间的拳头悄悄攥紧，尽量平稳着呼吸，装作已然睡着的样子。

　　不过是趁着搭在桌子上休息的时间偷偷看他几眼，从余光望见他认真审理文件的样子，脑海里又不自觉地回想起那些反复出现的场景。

　　清醒过来的时候他正要转过脸来，我才赶忙合上眼睛，他却也只是叫了我名字半声便戛然而止。

　　好安静，甚至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他，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

　　脸颊上稍微有点痒，我的刘海是不是看起来乱糟糟的？

　　想睁开眼睛假装醒过来，可是身体却做不出反应。

　　感觉到耳朵有些发烫。

　　安静得像是时间都凝固了一样，而我的心也从未如此难耐。

　　………………

　　拜托了，铃声…/【拜托了，铃声…】

　　快些…响起来吧！/【慢些…响起来吧！】

　　end

小剧场

Line会话

「雪之下，给你分享几个视频。」

「嗯？什么？」

“滴滴滴”几个链接发了过去。

“人间宝藏小奶猫，这谁受得了啊”

“这才是猛男该看的猫片”

“猛男阵亡只需要3秒(\*σ´∀`)σ酥到没朋友”

“小煤球黑猫大合集”

……

三十分钟过去了，雪之下没有回复的迹象。

这难道不是投其所好的吗…？

“滴”

「实在很抱歉，比企谷君，一下看得有些入迷忘记回复了。另外，还有吗…？」

「我好伤心哦…」

果然猫猫比我重要。叹气。

小剧场

我，是比企谷小町。

欧尼酱最近有点奇怪。

嘛，虽然废柴老哥平时也挺怪的…但是怎么说呢这次有点…

尤其是在那个什么联合舞会结束之后。

啊，吃完饭又瘫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了，废柴老哥会有什么要联系的人吗？

我怀里抱着卡玛库拉，挠着柔软的猫下巴疑惑着。

「喂，欧尼酱…」

「……什么？」

头都不回的吗？

「咕…废柴老哥，你的表情很恶心！」

是在和谁发信息啊？

「……诶？」

【叶雪同人】叶山隼人终会且行且寻

　　「呼………呼………呼………」

　　我以熟悉的三步一呼三步一吸的节奏平稳地控制着自己的吐息，脚下每次与地面接触都将沉闷的冲击传递到我的躯体深处。道路周围的景物飞快地往后掠过，眼角的余光只见得模糊的轮廓。

　　迎面袭来的是冬季清晨冰凉的冷空气，混杂着些许腥咸海风的气息，随着奔跑不断刺痛着我的脸颊，也深入到口腔和肺部，使其隐隐地作痛。所幸我挂着无线的运动耳机，并听不见耳边风声的叫嚣。

　　身体早就已经过热，汗水也已然从脖颈淌到了胸前，运动外套里的背心也令人不适地贴在皮肤上。

　　已经差不多快到极限了，胃部甚至已经开始有些翻滚，但是不知是身体的惯性还是潜意识的暗示，我没办法就这么停下来。

　　像是停下来就会被什么追上一般，无法回头地踏着愈来愈沉重的脚步。

　　像是只有在竭尽全力奔跑的时候，才能把那种扎根在身体深处的不适甩掉。

　　耳机里的音乐戛然而止，随后传来了电话的铃声。

　　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一般，我有些踉跄地放缓了脚步，失去支撑的节奏令人更加不适，我强忍着加剧的呕吐感，大口呼吸着。

　　「哈……！呼……哈……！呼……」

　　再次咽下一口冰凉的空气，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按下了通话键。

　　「…父亲。」

　　「隼人，晨跑结束了吗？」

　　耳机里传来父亲些许关切的平淡询问，我在缓步前行中舒展着有些酸痛的四肢，回答道。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中午的话，要和你雪之下伯父家一起家庭聚餐，没有问题吗？」

　　虽然是在询问我，但是却感觉不到商量的余地呢…

　　「…好，没问题。」

　　「嗯，那早些回来吃早饭吧。」

　　电话那头传来“嘟嘟嘟”的信号声。

　　父亲总是这样，话语简短却不容置疑。然而不可置否的事，他也总是拥有着最合理的立场和安排，以及不管是对母亲还是对我这个独生子充足的关怀。

　　今天是新年的第三天，也是我的青梅竹马雪之下雪乃高中最后的生日。

　　步入高三之后其实大家已经很久没有交集过了，不是一个班级，各自又努力地筹备着升学。

　　想到那个安静的女孩子的时候，脑海同时又不由自主地浮现了班级里那个我实在不愿意想到的人。

　　我缓过神，抬眼望向周围，方才发现似乎一股气跑到了不熟悉的地带，道路边上的防风林还是什么的树木一直延伸到视线无法触及的地方。它们的枝叶大多脱落了，树干上也布满防止冻伤的斑驳涂白液，如同枯骨一般的姿态，伸展着自己的枝干。

　　因为突然意识到某样空洞和渺小的事物，却如同钟鸣般深刻地钉在自我深处，正因为洞察到了这样的存在，洞察到我确实缺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甚至有些讨厌这样的自己。

————————————————————————

　　午餐依然是去年的地点。

　　位于SOGO百货10层的Minokichi，日本料理的老字号，据说自创始以来已经拥有三百年的历史。

　　虽然这样现代化的商场与历史感并不搭，但是并不影响Minokichi还算优良的口碑，当然其价格较之普通的店面也可以说十分的高了。

　　我的父母和雪之下的父母，还有自然而然混入的阳乃小姐从一开始就愉快的交谈着，从新年祝词到工作再到琐事，大人们的话题在落到晚辈上之前，小孩子总是只能默默地旁听着。

　　不过，该来的用总归是要来的。

　　「恭喜雪乃又长大一岁了，感觉突然就变成大美人了…伯母我差点没有认出来呢…」

　　「小孩子们确实总是一眨眼就长大了呢。」

　　母亲们把话题抛在了对面的少女身上，我下意识地捏起了拳头。

　　雪之下从安静的姿态回过神，用我许久未见的美丽浅笑回应，柔然地将垂下的黑色发丝撩到耳后。

　　「谢谢伯母的关心…只是普通的成长罢了，还多亏了父亲母亲还有伯父伯母的关照…」

　　「诶…？小雪乃，没有姐姐的份吗？」

　　「……还有，姐姐…」

　　阳乃小姐从最近的座位把身体凑向她身边，假带着抱怨的语气说道。雪之下明显有些无奈地缩了缩身子，却也没有否认地补上了一句。

　　似是看见压藏在记忆深处难以触碰的光景，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拳头攥得更紧。

　　「说起来…小雪乃和隼人下旬就要考试升学了呢，成为大学生以后可是很忙的哦？每次姐姐来找小雪乃都说没时间——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再一起聚餐呢…是吧隼人？」

　　大概是看见我沉默了良久，阳乃小姐接过话题并看向了我。我与她对上眼神，笑盈盈的眼睛里藏着难以察觉的戏谑。

　　短吁了一口气，我顺着气氛做出微笑，尽力编织着语言。

　　「嘛…每年还是都会有机会的吧？小雪乃也会抽出时间的，就和以往一样。」

　　「……隼人说的是呢，而且也有姐姐这样很闲的大学生存在。」

　　「…………」

　　惊讶于听到她的搭腔，但更惊讶于被她直呼名字，甚至有种突然被吓到了的感觉。我一声不吭地望着雪之下，她只是对我点头示意，目光更多的留在阳乃小姐身上。

　　明明是在帮我说话，我却莫名地没有办法高兴起来。

　　「阳乃是能力优秀所以处理事情的效率高，隼人还是雪乃都要好好跟着姐姐学习才是。」

　　父亲拿过手边的湿巾轻轻拭过嘴角，带着训导的口吻接过了话茬。

　　而雪之下父亲则一面听着，一面往自己的杯中添上酒液，缓缓开口。

　　「年轻人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就好了。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必过于操心，来。」

　　对面的男人沉稳有力地举起酒杯示意共饮，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自信与威严一般，却出奇地不会让人觉得有所压迫感。

　　跟着喝干了杯中的饮料，我的喉咙却感觉不到湿润。

————————————————————————

　　聚餐之后也普通地进行普通地结束，长辈们各自有安排的事情，阳乃小姐似乎也与朋友有约，结果只留下了我和雪之下二人。

　　「雪之…下，接下来也去车站吗？」（注:雪之下——yukinoshita 雪乃:yukino）

　　「诶…是的，姑且下午还有约…」

　　心里掠过一个人影，回想起聚餐时她有一两次偷偷望着手机像是回复信息的样子，我屏住了呼吸，试探地问。

　　「是比企谷同学？」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她显然吓了一跳，垂下的光润发丝稍微挡住了少女的侧脸，隐约可以窥到些许红晕。不过雪之下很快反应过来，但视线依然望着脚下。

　　「…嗯，因为距离考试也不远了所以最近一直在学习。」

　　「……这样啊。」

　　得到确切的回复我也并没有多问，不知是心里早有准备还是更多难以描述的原因，我的心情平静得有些压抑。唯一违和的是会这样继续问下去的我，明明过分深究的人就算被指责，被蔑视都是咎由自取，可是雪之下似乎并不在意地给出来答案。

　　两人无言地前行着，我从来没有再靠近过一步，这次也固然不会。

　　「叶山君…」

　　「……什么？」

　　她依然没有转过视线，只是像是在组织语言一样停顿了一会儿。

　　「……没什么，只是叶山觉得这个样子就好吗？」

　　「…………」

　　含糊不清的说法让人无法立马抓住询问的关键，一瞬间的迷惑刺痛着我，我一时做不出像样的回答。

　　「所以说，你果然还是有些变了呀。」

　　只能挤出这样的言语转移话题。

　　「不会有一成不变的人吧？」

　　不会有一成不变的人吗？

　　「…是吗？」

　　「你也是…并不是因为被需要和被期待而存在的吧？你是崔斯坦吗？」（注：《摆渡人》中荒原里的崔斯坦，死去灵魂的摆渡人，一度痛苦地认定就算自己真的存在也是因为被人需要。）

　　她带着有些古怪的玩笑语气说着，好在我有读过那本小说，还算能理解到她的含义。

　　「……能给我这么皆大欢喜的结局还是谢谢你了。」

　　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吗？

　　她只是摇了摇头，终于转过头看我，干净清澈的眼睛并不像以往那样不夹杂着温度。差点听漏掉她小小的叹息了一声，雪之下温柔地笑了。

　　「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叶山隼人只是叶山隼人而已吧。而且，不管是过去的事情，还是更过去的事情，都只是过去的事情而已…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也没有好好和你说过谢谢。」

　　「…………是吗。」

　　她一字一句地说着，我却慢慢凝住了呼吸。

　　唯独这样的方式，是我最无法释怀的。

　　但是，却是唯一的方式。

　　推诿于那个人，甚至借此得以慰藉。

　　明明无论如何都喜欢不起来啊，对那个人。

　　「雪之下。」

　　「…什么？」

　　已经渐渐快走到了车站，她早已重新把视线收了回去，安静地注视着自己一步一步踏出的靴子的鞋尖。

　　「……“真物”，真的存在吗？」

　　雪之下的脚步顿了顿，旋即像是思索一样放慢了节奏。

　　「…是啊，到底是什么呢…」

　　「不过，一定会继续找下去的吧？」

　　她接着说，再次与我对上视线。

　　「这样啊。」

　　这就是答案吗？

　　走到了闸机的入口，我也停下了脚步。

　　「那，我要在这上车了。」

　　「嗯，一路小心。」

　　目送着她轻巧地通过了闸机，我才意识到我的拳头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攥出了些许汗水。

　　「雪之下！」

　　「…？」

　　她有些疑惑地被我叫住回头。

　　「……麻烦替我向比企谷君问声新年好。」

　　随后，看见了那抹如同春雪沁人的笑容，她微微颔首。

————————————————————————

　　老实说，好羡慕，甚至有些嫉妒。

　　即使他们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就算明明也没有谁给出过答案。

　　那样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如果…

　　可是没有如果。

　　过往如同回忆的沙子构建的城堡，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就只能看它一点点在身后土崩瓦解，然后热泪盈眶，却没办法回头走。

　　没有选择的选择，也是选择。

　　我或许开始确信那样东西的存在，但是我没有资格得到它。

　　但是，只是知道也好，只是能明白也好，想要了解后得到安心就好了。

　　即使我是由一切虚浮和卑微的伪物构成的，即使我始终是一个成分不纯粹的虚情假意的小丑。

　　即使保持着这样可笑的姿态，我也会一直走下去，去寻找，步履不停。

　　这就是叶山隼人的答案。

————————————————————————

　　待在车站的出口，我试图用来回踱步驱赶身体的寒冷。好在插在口袋双手十分温暖，唯一糟糕的是单挎在肩膀上的背包随着我的脚步开始下滑。

　　因为太冷所以不情愿地伸出手，重新把背带背好，又想到好好地躺在里头的生日礼物。

　　她也该到了吧。

　　这么想着我抬起了头，那道身影竟真的出现在我视线里。

　　我停下了脚步，雪之下也发觉到了正在等待的我，如同飘落的樱花瓣悄然靠近到我身边，露出可爱的微笑。

　　「等了很久吗？」

　　「……没，我也刚到。」

　　注意到她因为匆匆小跑而稍微有些通红小脸，以及安静地围好的蓝色Burberry围巾上凌乱的发丝。

　　稍微犹豫了一下，伸出手帮她顺到肩后。

　　她注意到我的动作，没有说话，只是发出轻轻歉笑。

　　「接下来要去哪？」

　　一边有些留恋地停留在光润的发丝上，一边开口问道。

　　「嗯……往常一样吧，回公寓复习。」

　　「…这样啊………明明今天还挺特别的…」

　　「嘛，谁让比企谷君的理科思考能力接近于零呢，毕竟时间不多了还是要好好用功才是。」

　　「我知道的啦…」

　　无奈地收回手，我示意她出发。

　　一路无言地并行着，大概是因为贴近的距离，我竟不觉得有刚才寒冷。

　　………………

　　「说起来…叶山君要我替他想你道声新年好。」

　　「……哈？叶山？为什么，那家伙…」

　　「噗…是啊…为什么呢？」

　　………………

写在后面

1.确实是说好的叶雪…但是没说过是叶雪cp，毕竟我是纯爱党雪杂…#(阴险)

2.我个人特别喜欢叶山这个角色，因为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啦，所以至少我私心地希望小说里大家都简单幸福就好了…所以可能写不出be也是一种病

3.这篇目前算是我正经短篇里最用心的一篇了，感谢之前所有和我讨论过的分享理解的吧友

4.啊…说实话比单纯发糖难写一倍不止

5.啊…其实今年的1.3号我写过雪之下的生日短篇…剧情上其实是可以和这篇接上的，里面也提到了那个生日礼物…算是个彩蛋吧

【八雪同人】雪之下！辣食！苦手！

　　提了提肩膀上快要滑落的书包背带，我缓步踱到了赤门前，停下了脚步。

　　「呼……终于…」

　　有些感慨地抬头望向那个赤红色的建筑，据说是由江户时代藩王娶亲建赤门的传统而建立的，而今这座将近200年历史的古朴赤门已经成为了东大的象征。

　　已是二月下旬，初春的气息渐渐露出端倪，想必三月之时，春天的樱花与赤门交相呼应的景色会很美。

　　当然，美景的前提是那时候已经和她一起成为了赤门内的一员，倘若入学考试失利的话即使是再迷人的景色也终只是心中的意难平和朱砂痣吧。

　　我摇摇头苦笑着站立在来往流动的人群中，尽量不去想这些苦涩的假设。明明刚刚结束的考试还算顺利的说，总是考虑最坏的情况可真不算是好习惯啊。

　　「比企谷君，抱歉…久等了。」

　　背后传来熟悉声音的呼唤，我收回了涌动翻飞的思绪回过头来。

　　「噢…雪之下…没关系，我也才刚到而已。」

　　望着似乎是小跑而来脸蛋上还带着些许绯红的少女，我的心情也平复而悄悄喜悦起来。

　　「嗯…那个，考试还顺利吗？」

　　「嘛…姑且吧，你呢？」

　　「…我也差不多吧？」

　　雪之下温柔地笑了笑，接着垂下眼睑，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小声说道。

　　「要是都能通过就好了…」

　　听到这里我不自觉地挠了挠头，这种时候说不出啥漂亮帅气的话还真是遗憾，不过比企谷八幡也有擅长的方式就是了。

　　「那…不如去求个好兆头好了。」

　　「诶？」

　　雪之下疑惑地歪了歪脑袋。

————————————————————————

　　「赤门拉面？」

　　「嗯…没错哦，来东大报考的学生很多都会来这里吃一次这个的，是好兆头哦。」

　　带着雪之下兜兜转转地来到对着东大正门的安田讲堂，哥特式基调和强调垂直性的独特外观设计，使这座大讲堂也成为了东大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而东大的中央食堂，就隐藏在安田讲堂的地下一层。

　　「把好运的祈愿寄托在拉面上什么的…真的会有用吗？」

　　雪之下跟着我的脚步，表情有些愕然，甚至有些无奈地按了按太阳穴。

　　「那新年的求神拜佛不也是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吗？说起来如果所有人的祈愿都能实现的话那不就相当于所有人的祈愿都没有实现吗？」

　　「净说些歪理！」

　　「痛…这不是事实啦？」

　　不由自主地就说起了烂话，早已习惯我这点的雪之下瞪着眉毛小声地抱怨了一句，轻轻掐了一下我的手臂。

　　顺着指引来到赤门拉面的点餐口。说到赤门拉面，也算上东大的一道名吃了，方才路过一些享用着赤门拉面的食客时，注意到连空气中都带着食物的鲜香气息。啊，不愧是井之头五郎先生赞誉过的美食！

　　（注:井之头五郎，《孤独的美食家》中的主人公。）

　　「一份赤门拉面…一个卤蛋…那个，你呢？」

　　按照网上流传的攻略点完了餐，我转头望向跟在我身后一脸严肃地观察着周围的雪之下。

　　「啊…？那，我也要一样的好了…」

　　「是吗…那两份赤门拉面，两个卤蛋，麻烦了。」

　　拿到取餐的小票，我突然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偷偷瞥了一眼正盯着别的食客碗里鲜红汤汁欲言又止的雪之下。

　　难不成…？

　　我在心里琢磨了一会儿，试探性地开口。

　　「据说赤门拉面最受欢迎的吃法是加上三勺辣椒加一个卤蛋呢…」

　　「……是吗？」

　　雪之下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动摇。

　　「姑且问一下…你是不是不擅长辣食啊…？」

　　「……怎么会？并没有，只是尝试得少罢了，并没有不擅长。」

　　「啊…这样。」

　　好了，比企谷八幡已经心里有底了，恐怕雪之下小姐应该并不擅长辣食，毕竟印象中她一直都倾向于清淡的饮食。

　　看着有些犹豫地取到了拉面然后往里面放入了三勺辣椒的雪之下，我心里暗暗叹息了一下，开口道。

　　「那个，我去买一些炸物，你先去找位置稍等会儿？」

　　「诶…好。」

　　她盯着拉面碗里漂浮着的红色，轻轻回应道。哇…这简直都可以说是地狱拉面了，这个颜色…

　　………………

　　　在附近的窗口买了一些炸物小食，我找到了正坐在位置上对着碗里的拉面大眼瞪小眼的雪之下。

　　「给。」

　　从托盘里端过一只小碟，朝着她推过去。

　　「…诶？诶，谢谢…这是？」

　　雪之下意识到我的动作，礼貌地道谢后问道。

　　「伊势虾球哦，你不是喜欢吃伊势虾的吗…」

　　「……为什么你会知道？」

　　「你之前不是有提到过嘛…文化祭庆功宴的时候。」

　　「……是，是吗？亏你还记得呢…」

　　（注:第七卷广播剧内容）

　　她习惯性地顺了顺垂下的发丝，脸上泛起一丝少女独有的樱红。

　　「拉面，不吃吗？」

　　我心情有些古怪，甚至有些恶趣味地问道。

　　雪之下瞪了我一眼，然后像是下定决心一样用勺子舀起了些许颜色如同岩浆的芡汁，再夹起几根饱满的面条卧在汤勺中，“哈呣”一口送进了口中。

　　「…………」

　　「…………」

　　我呆呆地看着她垂着眼睑面无表情地细嚼慢咽，随着雪之下喉咙轻微的滚动，咽下了口中的食物。

　　不过几秒钟， 她便皱起了可爱的小鼻子，放下筷子“哈”地呼着气，然后轻轻吐着可爱的小粉舌，用手掌扇动着。

　　哇啊…这不是对辣食相当苦手吗？眼角都有泪滴了哦，雪之下。

　　「好辣…」

　　她意识到我的目光，用往上的视线望着我，因为味蕾被过度刺激而有些扭曲的可爱面容，显得格外楚楚可怜。

　　我有些贪图地多看了两眼那副姿态，慌忙地从一旁递过去一罐方才顺手准备的冰麦茶，“咔”地打开了拉环。

　　「给你…」

　　「…呜，嘶…谢谢…」

　　雪之下有些口齿不清地回应，接过了麦茶喝了一大口含在嘴里，缓解着味蕾的刺激。

　　那样子像是在给终于与自己混熟的怕生的松鼠投食，因为在嘴里塞满食物而鼓起的腮帮子相当可爱…我不禁又看愣住了。

　　然而雪之下立马把锐利的眼光转了过来，我悻悻地收起了目光，心底莫名地暗自愉悦了起来。

　　毕竟雪之下吃瘪可是相当少见的情况，偷偷地映在心底就好了，太得意忘形的话一定会被雪之下小姐记仇的…嗯。

　　这么想着，我把我的那碗拉面推了过去。

　　「嘛…我的这份刚刚没有加辣椒，所以…」

　　好在鬼使神差地没有给自己这份赤门拉面也加上过量的辣椒，不过不知道这算不算有些坏心眼的意味…毕竟当时感觉就像脑袋上出现了两个小人，恶魔八幡低语道「有什么关系？让她加嘛！毕竟是好兆头哦？」这个时候天使八幡出现了「说的没错！说不定还能看见稀有的姿态呢！」嗯，说的没错…没错你个头啦，你这货不是天使吗？

　　「咕……那，不好意思…」

　　从辛辣中缓过来的雪之下咽下了口中的冰麦茶，神色有些犹豫，偷偷瞥了一眼碗里赤红的芡汁，还是把碗筷和汤勺一起推了过来。

　　喂…这不是你刚才用过的餐具的嘛？算了，因为上面也沾了很辣的芡汁所以这次就不计较了…嗯，才不是因为不过是正在交往的可爱女朋友吃过的东西而已。

　　拿起筷子稍微拌动了下包裹着厚重汤芡的面条，我也“哈呣”地尝下一口。

　　啊，这个冲击性的浓厚口感…确实有些辣了不是吗…

　　抬起眼睛望见正一脸满足地小口嚼着伊势虾球的少女，我不禁十分小声地笑了笑。

　　看到了这么可爱的表情，我完全没办法抱怨了不是吗？

————————————————————————

　　并肩沿着安田讲堂附近的小路遛达着，居然就寻得了一处池塘，顺着池塘旁边立起的牌子看去，果然便是东大有名的“三四郎池”。

　　在心字形的池畔放缓了脚步，精致而幽静的庭院池塘林木环绕，我们也索性安静地观望着眼前扑面而来的春绿。

　　「噢…噢……这就是三四郎池啊，三四郎…」

　　「诶…夏目先生的《三四郎》我也很喜欢。」

　　「…最喜欢的还是《我是猫》吧？」

　　虽然是我猜的。

　　「……为什么你又知道？」

　　被说中了的雪之下好像有些很不情愿地瞄了我一眼，小声嘟囔着。

　　好了，现在甚至能感觉到雪之下当初多半看到这个本书的名字就兴致勃勃地读了，当然《我是猫》也是夏目漱石老师相当优秀的作品就是了。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她也把目光转回了平静的池塘。

　　无言地凝望了许久，突然感觉到肩膀传来的温软重量，雪之下轻轻把头靠在了我的肩头。

　　「……春天，要来了呢。」

　　「是啊…」

　　end

写在后面

1.本来雪乃side发售那天就快码完了…硬是拖到现在#(喷)

2.说起来好久没有码过甜甜的八雪了，果然还是老本行适合我…

3.其实主要是因为那天被某个作者气的一肚子火…

4.这个点子倒是很早就有了…就是一直懒得动笔

5.可能是有意的来着…突然发现自己码的东西时间线还是挺明显的，比如这篇可以接在叶山那篇和生日篇后面…还有AE86之前…

或许是雪父和妈妈乃的故事

落地窗外的夜色已然稠浓，书房只有一盏台灯亮着，晕开的暖黄色的光线能轻易地捕捉到烟草燃烧后留下的轨迹。

合上手头处理好的文件，又从办公包里取出新的，摊开在书桌上后，我从手边的烟盒摸出一支灰七星，娴熟地叼在嘴里然后点燃。即使是工作了好些年，比年少时财产也充裕了不少，但我还是习惯大学时期钟爱的便宜香烟的口感。

眯着眼吐出第一口浓郁烟气，我的目光依然停留在那份文件上，思索着，光线笼罩的方寸之处只得听闻纸页相互摩擦的声音。

“咔”，细微的开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扭过头，妻子端着一杯还欢愉地腾着热气的红茶走了进来。

平常一丝不苟地盘起的黑色长发，柔顺地披散在身后，浅色的睡裙也为她平添了一分少见的慵懒。

只是注意到妻子好看的眉毛轻轻挑了挑，我这才发觉书房里的云雾缭绕。下意识把叼在嘴边的烟按在烟灰缸里，我干笑着挥动着手掌，驱散着周围缠绕的烟气。

「那个…」

「红茶。」

正准备起身去打开窗户通风，她打断了我的话并把茶杯放在我手边，然后轻轻按住了我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眼神示意我坐回去。

她露出往常一样毫无破绽的笑容，细细眯起的笑眼带着令人感到脊背发凉的温柔可爱。略作扫视，视线转到烟灰缸里三两个烟头。

「今天的份额还有一支哦。」

「哦…噢…」

悻悻地坐下，我端过了那杯红茶啜饮了一口，正合适的温度从口腔暖到胃部，醇香清甜的口感也扫清了我口鼻间残留的烟气。啊…妻子泡的红茶真好啊，妻子也很温柔，嗯，真的很温柔哦。

无声地放下了茶杯，看着她移步到落地窗前，熟练地升起百叶窗然后拉开了一侧窗户，又重新从夹层拉过一扇纱窗。

我轻手轻脚地起身，趁没注意，悄然地从背后将纤细的她揽进怀里。

「……！」

「………」

感受到她的身体僵硬了一瞬间，拉着百叶窗拉绳的手也停了下来。差点听漏了一声小小的夹带着些许无奈的叹息，她缓缓放松下身体贴靠在我的环抱里。

因为靠近窗边，夜风透过纱窗席卷来一丝丝凉意，不禁收紧了几分手臂，更加贪图地感受着相互靠近的温度。

她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缠玩着百叶窗的拉绳。

我也没有说话，只是将一只手掌缓缓顺着她胳膊往下滑动，最后悄悄抚上了她似乎有些微微隆起的小腹。

「干嘛？」

「没什么。」

她终于没好气地开了口，我也随口回答着，手掌轻轻摩挲着。

「……孩子的名字想过了吗？」

「这，还没…反正到时候再想也来得及吧？毕竟还不知道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被问到了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打起了马虎眼。

「你呀…算了，最近也辛苦你了。」

「…哪里。」

她像是很头疼地扶了扶额头，随后还是放缓语气柔声说道。

毕竟作为结婚的条件，入赘并继承家业，继而接手岳父的职位已经是我满口答应的事情，倒是岳父大人他随后就早早退休隐退了…好在妻子是个温柔贤惠又不乏严苛的女性，在她的注视和关照下我也并不觉得辛苦就是了。

这么想着，心头跳腾的温暖散开在全身，我轻轻唤了一声她的名字，在她转过脸的片刻缓缓凑了上去…

柔软纤细的手指搭在了我的唇上，定眼一看发现妻子正用一脸嫌弃的冰凉视线望着我。

「……有烟味。」

「……呃，呜…」

啊啊啊啊，这种气氛因为这个被打断，还被说了这么伤人的话，眼泪，眼泪要掉下来了哦。果然刚刚很恶心吗？还是去死比较好吧？还是去死吧。

「噗…」

注意到我细细的悲鸣，她几乎细不可闻地笑了出声，在我还没缓过神的时候，松开了手中的百叶窗拉绳。

“哗啦哗啦”，百叶窗像是放飞般地垂落下来。

唇上传来温软的触感。

落地窗外的夜色依然安静，而书房里，夜风吹动着百叶窗的叶片摩擦声都听得极为清楚。

end

【line小剧场】我们仍未知道那天两人闲聊的内容

“坐在斜对面的雪乃则是一只手端着茶杯，另一只手翻着文库本。但是时不时地，像是想起什么一样拿起手机，脸上浮现出柔软的笑容，颇有兴致地输入文字。

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我还以为雪乃只会在看《岩合光昭的猫步走世界》的时候露出这样的表情呢。难道是有人SNS上给她发了猫咪视频吗。不，如果是这样的话，害羞地连续踏着地面，把脸埋进抱枕的动作就有些奇怪了。在这之前，雪乃在家的时候会把手机放在身边就已经很少见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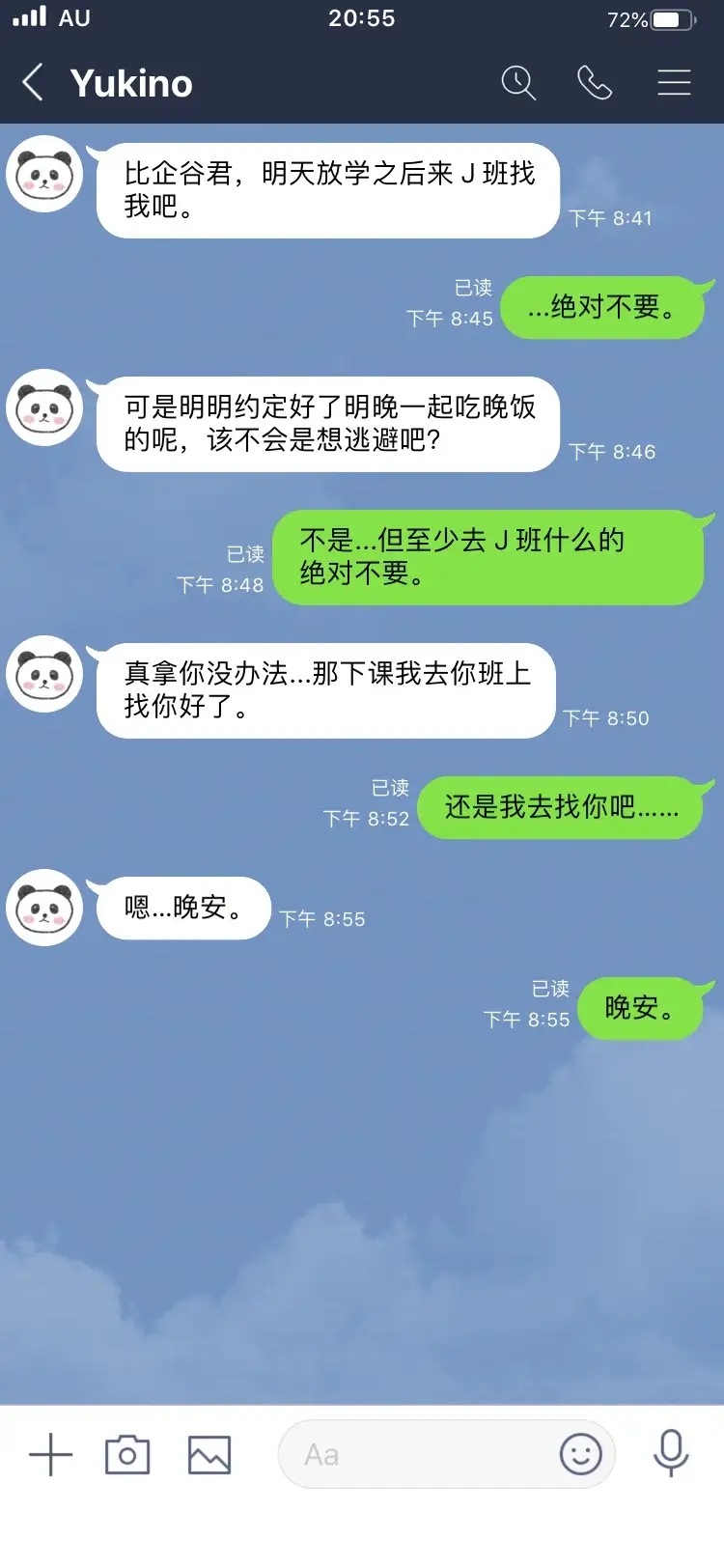
……

……

注:以下内容均为个人非严谨整活，可能会包含恶搞，轻微ooc，出戏等。

此贴长期持续缓更。

1. 那天以后的晚上…



1. 那天之后的晚上…（恶搞版）



番外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迫害一色环节

我最期待的画面出现了



2.“要是晚上睡觉睡到一半，被女朋友打来哭诉的电话吵醒，我绝对会当场跟她分手。”——比企谷八幡

……

……

……

因为和姐姐关系重归于好，久违地被拉去看了恐怖片。

到了晚上入睡之际辗转不得入梦，想给partner通个电话却想起了这句话，又怕给他造成困扰。

停留在拨打界面犹豫不决，不小心被窗外风声吓到点了下去…

比企谷境泽君又该如何行动呢？

深夜里两人又闲聊了什么内容？

未读的晚安又说明了什么事实？

欢迎来到大型真香现场



3.“抱歉，我睡着了…等下学校见。”

……

……

……

好像是似曾相识的话语呢

为什么一股子酸臭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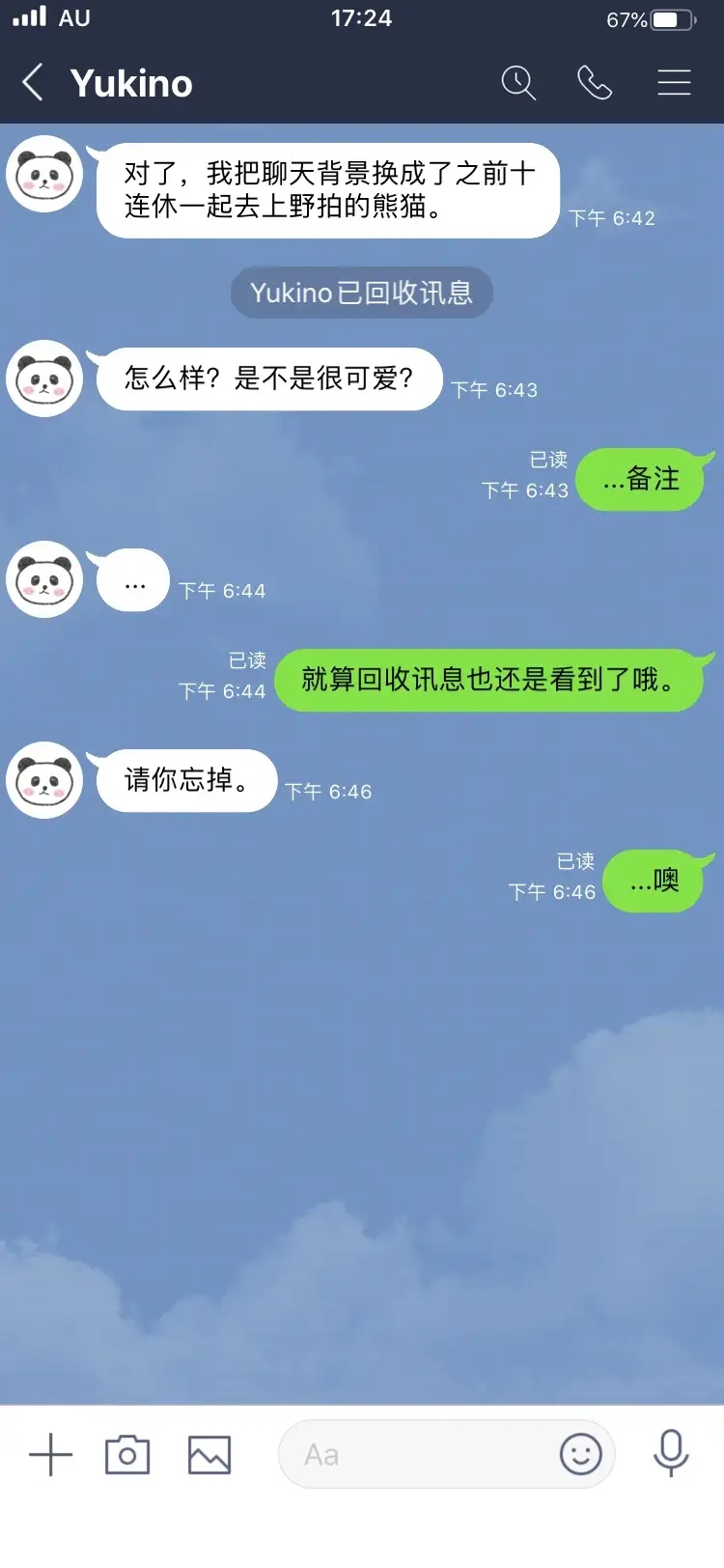
4.好可爱好可爱！

这波血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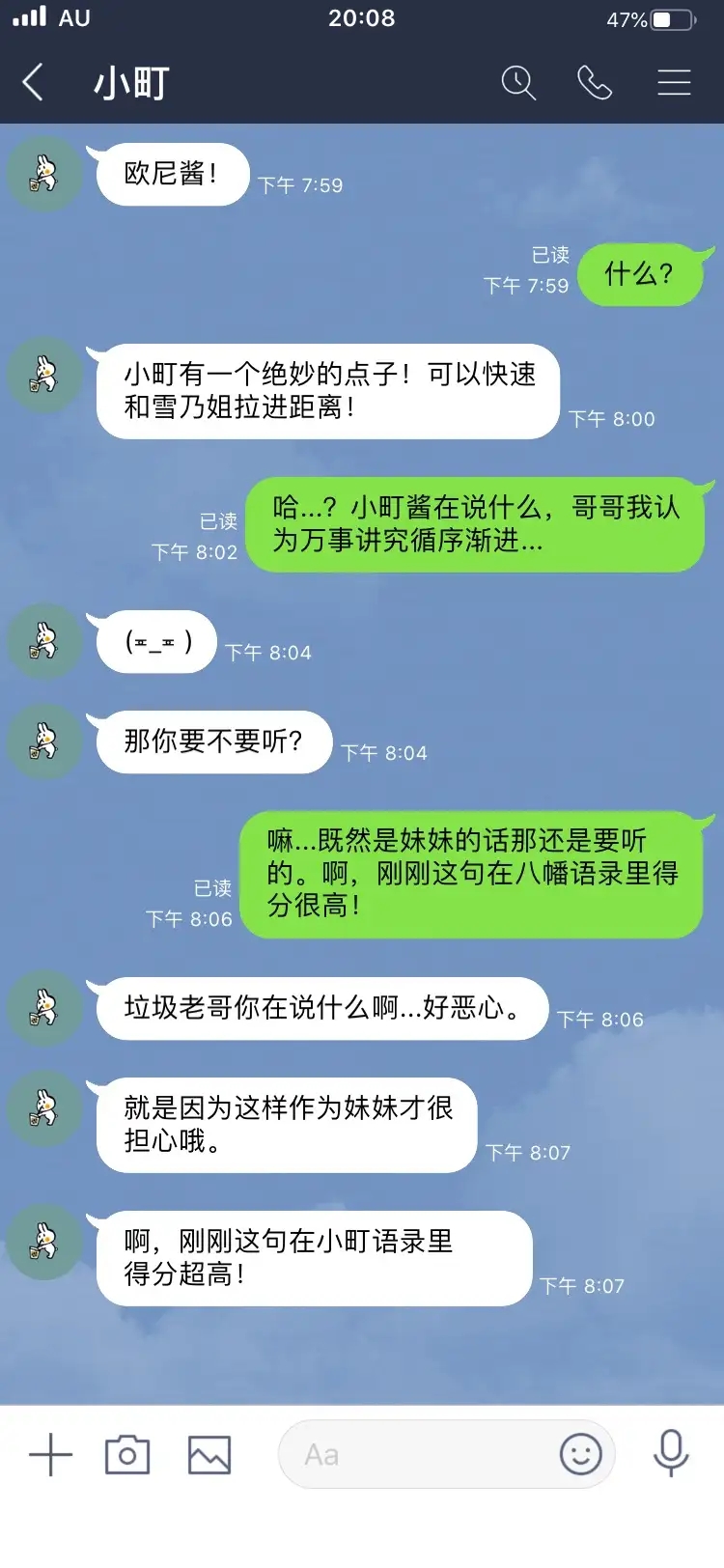
好可怕好可怕…

还好用的line不然会被雪之下物理失忆的吧…

比企谷八幡如是说



1. 不愧是世界第一妹妹



1. 于是乎…似乎猫猫更重要



【或许，这是他和她还有他们的以后】

　　这次写在前面吧

　　1.看过了渡航的短篇剧透后想写的一点东西，老实说当时很不满，尤其是对八幡，但过去半月其实也并没有了多大情绪了。

　　2.春物或许是一个一直在“去标签”的故事。八不是什么孤独大师；雪不是个不会说谎的坚毅超人；团不是被朋友觉得的那样亚撒西；阳乃不是完美大姐姐；叶山不是超级老好人……所以，既然都不过是池鱼尘物，大概大家一直都在不停“搞错”和“有问题”吧。

　　3.我个人并不主张把短篇摆在与正篇的同等地位，在我眼里确实只是个恰钱的作品。就如同妄言录里的搞笑四格，或者只是渡航“自己想看的轻松修罗场”？（其实肥渡只要表明是自己随便写来看的东西，不影响本篇就好了，可他似乎并不在意呢，笑）

　　所以，渡航的作品理解或许可以洗（虽然就算是本篇12卷以后也挺多令人诟病的点…2333），角色或许也可以洗，但是毕竟是商业化作品，恰钱的姿势并没什么好洗的。

　　4.我希望看到的他们的未来，是八雪会小吵小闹地走到最后，八幡不是唯唯诺诺，而是非她不可；雪乃可以好好拜托朋友，而她的好朋友们都是真的，而不是什么塑料姐妹；团子最后能斩断多余的恋心，保留自己珍贵的回忆重新开始；一色不是光明正大的偷家学妹，而是世界第一助攻后辈（也可以是柠檬精，我喜欢）；叶山，emmmmm，惨，叶山，惨，妈妈希望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痛苦然后去寻找自己想要的某物吧2333。于是，这篇同人就慢慢磨蹭磨出来了。

　　5.磨蹭的慢完全是因为刨去学习之类的空闲时间…好多都拿去打游戏去了…而且好像还有不少坑，债多不压身了（理直气壮）

　　6.酒是好东西，但是喝多了误事（确信）

　　「这是新项目涉及的相关条案，已经确认过了。」

　　我把方才核对完毕的文件递了过去，伏案在办公电脑后的那个梳着背头的男人抬起了头，细框的蓝光眼镜也没能掩饰住那一如既往的死鱼眼。

　　每每和这双没什么精神的眼睛对上视线时，总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眼前这个男人高中时期的模样。如若是让这里的普通社员知道之间的变化的话一定大吃一惊吧？然而作为了解这个男人过去的我看来，反而徒增了几分复杂的滑稽意味。

　　「…今天辛苦你过来一趟了，叶山律师。」

　　他礼节性地肯首，接过了文件，我也只是自然地笑着点头回应。

　　已经超过下班时间许久了，还算空旷的办公室内只听得见中央空调运行的嗡嗡声，转眼从写字楼的玻璃窗外鸟瞰下去，千叶四处的灯火也点亮了起来。鬼使神差地，我继续搭起了话。

　　「有些晚了啊…还不回去吗，比企谷次长？」

　　「先处理完这些也不急。」

　　他开始翻看我递过去的文件，随口回答着。

　　「这样啊，已经和家里说好了？」

　　「最近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所以，没关系。」

　　「嗯？」

　　我顺着话发出疑惑的声调，他稍微顿了顿，并没有抬头，翻过一张纸页后接着开口解释。

　　「……雪之下她昨天就和由比滨，一色还有小町去伊豆温泉乡看早樱了，估计会一起玩上几天吧。」

　　「啊…河津早樱吗？最近明明也没有公休日，居然能有凑到一起的时间。」

　　听到答案的我做出“原来如此”的样子接过了话。

　　「毕业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变少了吧，而且雪之下告知我的时候也很突然，拜此所赐最近的早饭都是在罗森解决的呢。」

　　「怨气满满啊…那为什么不一起去呢？」

　　我做出不动声色的笑颜，恶趣味地开着玩笑。以往我便喜欢这样打趣他，不知这个男人还有没有周末看着“光之美少女”流泪的习惯。

　　「笨蛋吗？我可是要辛苦死了，况且这种聚会不可能去的吧……」

　　他终于抬起头投过来古怪的视线，晃了晃手中的那叠纸页，然后轻轻叹了口气，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光是与雪之下交往就占据了我剩下的所有精力了。」

　　啊…这家伙虽然还是别扭，但却坦率了不少呢。

　　沉默了片刻，我摆出没有破绽的表情问道。

　　「那，要去喝一杯吗？」

　　「……为什么？」

　　「嘛，也不用什么特别的原因吧？」

　　他难以察觉地皱了皱眉，犹豫了半晌后合上了文件，整齐地塞进桌边的收纳夹里，随后，摘下了眼镜轻轻按住了眉心，缓解着疲惫。

　　「……好吧。」

————————————————————————

　　「我还以为你会拒绝的。」

　　「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吧？」

　　男人坐在酒吧吧台的高脚椅上放松地耸耸肩，模仿着我之前的口吻回答。

　　「Waiter，两杯Highball。」

　　「喂，不要随意决定别人要喝什么啊。」

　　「那我来买单的话就没有怨言了吧？」

　　我无奈地摊了摊手妥协，他也只好自己嘀咕了一会儿，不再抗议。

　　威士忌和苏打水混合调制的两杯鸡尾酒很快就呈了上来，以调制速度见长的Whisky Highball，加之偏低的酒精度数和淡苦清爽的口感，事实上算是相当热门和受欢迎的选择——搞不好这才是他不喜欢的原因？

　　比企谷沉默地晃动了下酒杯，冰块在淡琥珀色的酒液里漂浮着，旋转着，他无声地饮下了一大口。

　　他的身上萦绕着一股无言的落寞，却不是那种带着悲伤或是难过的气息，而是和世间大多酒客一样怀揣的悠悠心事。可世间大多心事，即使能说出，也往往无法与他人分担，只能由自己置于心底慢慢化开，如同那块在杯中晃动的浮冰。

　　跟着喝了一口杯中的酒水，我依然决定开口试探。

　　「那件事…已经决定了吗？」

　　并没有指明是什么。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不如说早就做好觉悟了。」

　　「这样吗…是男人的执着？」

　　「……吵死了。」

　　他皱起眉头狠狠瞥了我一眼，又喝下了一大口。

　　「反倒是你，说起来今天过来的为什么不是令尊而是你啊？」

　　「我也是通过司法考试取得从业资格的合格律师吧？不过倒是家父和雪之下伯父那边的沟通后的安排就是了。」

　　「是吗…这么年轻就通过了地狱级别难度的法考，还真是厉害啊你这家伙。」

　　「进修修士的时候也费了不少努力呢。况且你不也是吗？比企谷次长？」

　　自总武高毕业的八年，我与他其实并没有太多联系。

　　有人说人之间的交往是不会轻易斩断的，或许是某人的生日，同窗会，亦或是别的契机。即使随着什么都不做，见面的频率会慢慢下降，最后到成人礼，甚至冠婚葬祭才能见面，再然后，直到什么也记不起来的那一天。

　　我在这漫长而短暂八年顺利完成了学业，进修完修士的同时也取得了律师的从业资格。而他，只是依稀听说他在毕业以后在东京都普通地工作，然后因为某些我大概也能猜到的原因回到了千叶，在雪之下家的建筑公司卖力地工作升职——虽说与他完全不搭就是了。

　　只是片刻回忆，比企谷并没有接过我的话，却不知不觉喝干了杯中的酒水，他抬起手，示意侍者追加一杯。

　　「打扰，请再来一杯。」

　　「啊，我也是。」

　　这么朝着侍者说道，我随后也一口气饮尽了杯中酒，剩下的浮冰碰撞着躺倒在杯底，像干涸的河床上的大理石。

　　说了很多话，也许是并没有多重要的话。

　　大概，酒在男人之间的交流里确实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我与他从未有过如此冗长而无聊的交流，事实上，我们完全不是一种类型的人，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其实也寥寥无几。

　　而在这乏味又琐碎的对话间饮下的一杯又一杯，将我和比企谷之间的界限模糊开来，相似又绝对不同。

　　或许是我也始终怀揣着平淡的悠悠心事，我与他有些相近的落寞，在吧台暗淡昏黄的灯光下如同藤蔓一般交织在一起。

　　想要不停说些什么，亦或者就这么相互无言也好。

　　将醉未醉之际，清醒又糊涂。睁眼望向他时如水中窥月，闭眼凝神又如波光荡漾的梦。

　　「真没想到啊。」

　　我眯着眼回味着微醺的荼靡，缓缓开口。

　　「什么？」

　　「居然会和你坐在这里一起喝酒。」

　　「嘛…我也没想到就是了。」

　　说罢比企谷便有些慵懒地向前撑着身体，不知盯着何处若有所思，顿了顿，他接着说道。

　　「而且，今后恐怕还会有交集，工作上的。」

　　「…………」

　　「…………」

　　「你这家伙，其实并不讨厌我吧？」

　　「……你在说什么蠢话，该不是醉了吧？」

　　「没有不会醉的人吧，难道不是吗？」

　　「……说的也是。」

　　少见地被他肯定，我也自嘲似的笑笑。稍微起身示意侍者结账，从衣服口袋里摸出钱包之际，一旁伸过一只夹着一张一万日元的手。顺着看过去，比企谷有些犯困似的看着我。

　　「要欠你的人情的话还是算了。」

　　我愣了愣，苦笑着推开了那只手。

　　「计算零钱太麻烦了，既然还有今后那下次你请我好了。」

　　「……也是。」

　　他犹豫了会儿，伸回了手。

　　「啊对了。」

　　「什么？」

　　「背头果然不适合你啊。」

　　「你这家伙，果然还是不要有下次好了。」

————————————————————————

　　意识虽然还清醒，但是脑袋已经有些许犯浑了。

　　还是不应该喝太多啊…而且只是和叶山那个家伙一起，为什么不自觉就喝了那么多呢。

　　从计程车上下来以后，我稳了稳自己的脚步，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还好，今天雪之下并不在家。心里这么想着，我暗自松了一口气，开始往住宅走去。

　　可是，人生总是在没有准备的时候出乎意料。

　　在看见庭院里亮着的廊灯后，我的心里油然升起了一丝不妙的预感。喂，不是吧？

　　「我…我回来了。」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望见屋内玄关亮着的灯光，我却骤然心如死灰。

　　「啊啦，欢迎回来。顺便，现在是几点了呢？比企谷…君？」

　　未见人声先到，我呆滞地望着玄关转角走出了雪之下熟悉的身影，慵懒的睡裙和随意披散的黑色长发，还有那清冷甚至现在有些冰凉的眼神。

　　「信息，没有看到呢？」

　　「啊…？啊？！」

　　我反应过来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赫然看见line上的未读消息。点开一看，已然是两个小时之前发来的了。

　　“我已经在回来的电车上了，你也早点回家。”

　　糟糕了…完全没看见。

　　「去哪里了呢…？而且，一身酒味？」

　　「我…这，等，等下…」

　　她歪着脑袋，眼睛眯成了危险的弧度，我伸出手结结巴巴地开口，示意让雪之下听我解释。她按了按太阳穴放软了语调，我也旋即松了口气。

　　「……总之，先进来吧。」

　　「噢，噢…」

　　……………………

　　「叶山君？」

　　「嗯…他大概今后会开始接手叶山伯父在公司的顾问工作，所以…」

　　「原来如此，那…这次就姑且原谅你了。」

　　「啊，感激至极…」

　　我赶紧向并排坐在沙发上的雪之下贴近了几分，伸手搂住了她纤细的肩膀，一副态度端正的讨好样。什么啊，好没面子…不过算了。

　　她稍微反抗般的扭动了一下，似乎依然对亲昵的肢体接触和软声细语没有抵抗力，嘴里嘟囔着「你还没有洗澡」之类的话。最后，还是随着一声些许无奈的叹息，任由我将她揽在怀里，我借机岔开话题。

　　「……玩的还开心吗？」

　　「……嗯。」　　雪之下轻轻点点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随后，像是有所心事，犹豫地缓缓开口。

　　「那件事…你已经，决定了吗？」

　　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愣了愣神，短吁了一口，揽着她的手改为抚摸她柔软顺滑的黑色发丝，用温柔的声音回应道。

　　「笨蛋吗，我早就做好觉悟了哦？我家也没有必须要继承的家产，这一点不是已经和父亲母亲还有伯父伯母商量过了吗？作为和你…结婚的条件，不然我这么努力地工作是为了谁呀？」

　　「……是吗？」

　　说到后面甚至有些假带着怒意地揉了揉她可爱的小脑袋。

　　没错，不过是改姓入赘嘛？比企谷八幡的家庭煮夫计划可是要马上实现了呢，哼哼…虽然似乎还需要工作，嘛，这种小事无所谓了。

　　「那…我也有事情和你商量。」

　　「嗯？」

　　雪之下稍微坐直了身子，转过脸看着我。她清澈美丽的眸中如同星河，又似乎带着些许朦胧，咬了咬樱色的嘴唇，她缓缓开口。

　　「今天，我们去了东京都。」

　　「噢？那不很好吗，去了哪里玩呢？」

　　「……La-vie。」

　　「诶，那是什么？」

　　她有些扭捏地抓住了睡裙的一角，躲开我疑惑的视线，用细如蚊蜢的声音回答。

　　「婚，婚纱。」

　　「噢，婚……什，什么？」

　　「和她们，由比滨，一色还有小町，一起帮我挑选了婚纱…」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甚至脑袋都害羞地要钻到我的肩窝里。然而我的惊讶也完全不比她的羞涩少，最后只得干笑了两声缓解沉默的尴尬。

　　「啊…啊！那很好啊，啊，确实，得准备准备…我是不是也得准备一下？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吧？」

　　「嗯…」

　　这种程度就语无伦次了，太逊了吧八幡！

　　「还有。」

　　雪之下重新抬头望向了我，依然能看见精致脸庞上飞起的红晕，却并没有逃离来视线。我亦如同被那绝美的姿态吸引一般，认真地望向她。

　　「还向她们…好好拜托了，请她们做我的伴娘。」

　　「……是吗？」

　　突然有些恍惚，曾几何时这些词汇与我定是八竿子打不着。曾经，在那个金色的黄昏撒满的部室，我们这几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员。

　　「嗯，由比滨当时还很开心地哭出来了，吓了我一跳呢，说我一定会是最漂亮的新娘。然后，一定会把我，和你，好好地送进礼堂。」

　　「……这样啊，真有她的风格呢。」

　　「是啊。」

　　相互感叹肯首着，总觉得不由自主地就回忆起了侍奉部的往事。我们之间的关系总是纠缠着，又断裂着，重塑着，也扭曲着。最后，一点点，一步步地找到了各自最合适的位置——恐怕这是我所期待的最好的结果。

　　「所以，你那边，也要找三名伴郎哦。」

　　她突然扭过头对我说，随后拖着下巴做出若有所思的样子。

　　「但是…比企谷君能找到三个能作为伴郎的朋友吗…？」

　　「喂…这么说好伤人，还是有的吧，应该？」

　　「比如？」

　　「嗯，嗯…啊！对，户冢！」

　　户冢太棒了！我爱你户冢！

　　「那还有吗？」

　　「嗯…材木座吧？啊，拜托他完全没问题。」

　　丝毫没有心理负担的。

　　「这样就两个了，那么最后一个？」

　　「……难办了，完全没有朋友不是吗…」

　　雪之下古怪地斜瞥了陷入纠结的我一眼，然后试探性地开口。

　　「叶山君怎么样？你和他刚刚还一起喝酒呢。」

　　「不不不，绝对不要。拜托那家伙还不如让我去死好了。」

　　「诶？我还以为你们关系挺好的呢。」

　　「谁要和他关系好啊！」

　　她开始轻笑，然后一脸难办地开口。

　　「可是比企谷君完全找不到第三个人选吧？」

　　「……咕，难道只有拜托叶山了吗？」

　　「看来是的呢。」

　　放弃了，这个时候好狠自己为什么没有交到朋友啊，简直要捶胸顿足了。

　　而雪之下大概是说完了心事，满意地轻哼着。她将垂下的发丝撩在肩后，然后安静地，把脑袋靠在我的肩头。

　　既然是与她的婚礼，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吧？

　　这么想着，我平静下了心情。嗅到了她发间好闻的洗发水味，以及胸口传来的温度，我的胸膛也不断跳腾着鼓动着温暖。

　　沉默良久，我轻唤她的名字。

　　「雪乃。」

　　「嗯…？」

　　「我好爱你。」

　　大概是借着微醺之意，我这么说着，缓缓凑了上去。

　　然后，被一只小巧纤细的手抵住了胸口。

　　「……突然被这么说果然有点恶心，而且凑过来的时候酒气好重…你到底喝了多少酒啊？虽，虽然不是不能说，也不是讨厌但是下次能不能看好气氛呢？」

　　「噢，噢…抱歉。」

　　她嫌弃又为难地皱起可爱的小鼻子，嘴巴已经嘟成了“へ”状，却依然滔滔不绝地表露着不满，又或者是雪之下掩饰害羞的样子？

　　我有些悻悻地缩了回去，干笑着道歉。

　　看着我有些沮丧的样子，她轻轻地嗤笑了一声，双手向上捧过我的脸颊，却恶作剧般用力揉了揉。

　　「下不为例，然后，我也是。」

　　她闭上眼睛凑了过来。

　　这次，我又被将死了啊。

　　end